

星期日

天笑主位

第卅三號



THE SUNDAY No. 33

定大東書局發行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 一 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 一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 一 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 一 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為本社所有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THE SUNDAY,

本 刊 定 價

郵 費		定 價	冊 數
外國	日本	本國	一冊
四分	三分	一分	半年
一	七角五分	三角五分	全年
元二	二元五角	五角	全年
元			全年

廣 告 價 目

等第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四十元				
上等	三十元	十六元	十二元		
普通	十五元	八元	六元		
廣告	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	價目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請至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面議



星 期

第三十三號

民國十一年陽曆八月十五日發行

編輯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四二四二

娥 婦



傅何生君贈

坐者

歐陽子倩

立者

芙蓉艸

香港之自來水龍頭前



請用國貨
五洲固本肥皂



五洲固本肥皂係上海五洲固本
皂藥廠出品該廠即歐戰前德僑
所創辦之固本肥皂廠去歲由五
洲藥房收買後遂改今名所製粗
皂堅結耐用經霽經暑無劇烈及
泛潮之弊香皂則重用香料馨香
馥郁歷久不變為國貨肥皂第一
良品如蒙惠顧價目克己上海及
各埠五洲藥房及各洋廣貨店煙
紙店均有出售

上海五洲固本皂藥廠謹啓

〇特印此第〇八號

原丹主人 袁慶

呈查件 且為製造精露能化驗藥品

〇主治痛風骨痛諸症止痛露藥品二種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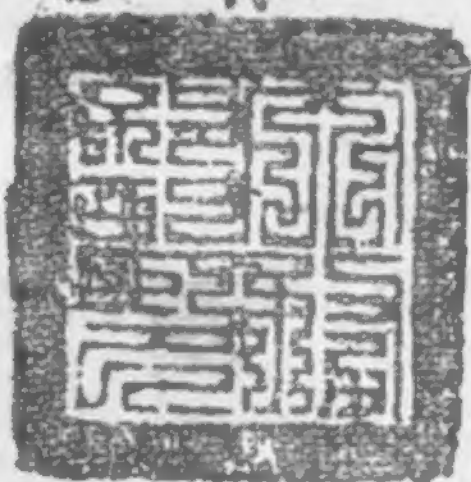
〇驗往所等情到部蒙令據衛公代查所化

驗是廣而無有害物實自應准予立案全行化

〇道照此批

〇華民

〇特印



十

八

〇宣統元年

上海英租界西
新橋北首 濟華堂藥房
外埠均有寄售
函購款到即寄

內務部化驗農商部註冊

袁製 痛風骨痛 止痛露
風行二十餘年功
效卓著遠近馳名
通因無耻奸商影
射圖利為此呈請
內務部化驗農商
部註冊嚴禁假冒
幸購服者認明金
鷄商標庶不致誤

及 時 行 樂

天和風清良辰美景
小曲京戲娓娓動聽
留聲機器百代發明
全家團聚共娛清音
宛然劇場不出門庭
梅派譚調高下分明
價目既廉名角又真
諸君不信買來聽聽
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若索樣本只須一信

上海四川路九十九號

百代公司



唱片與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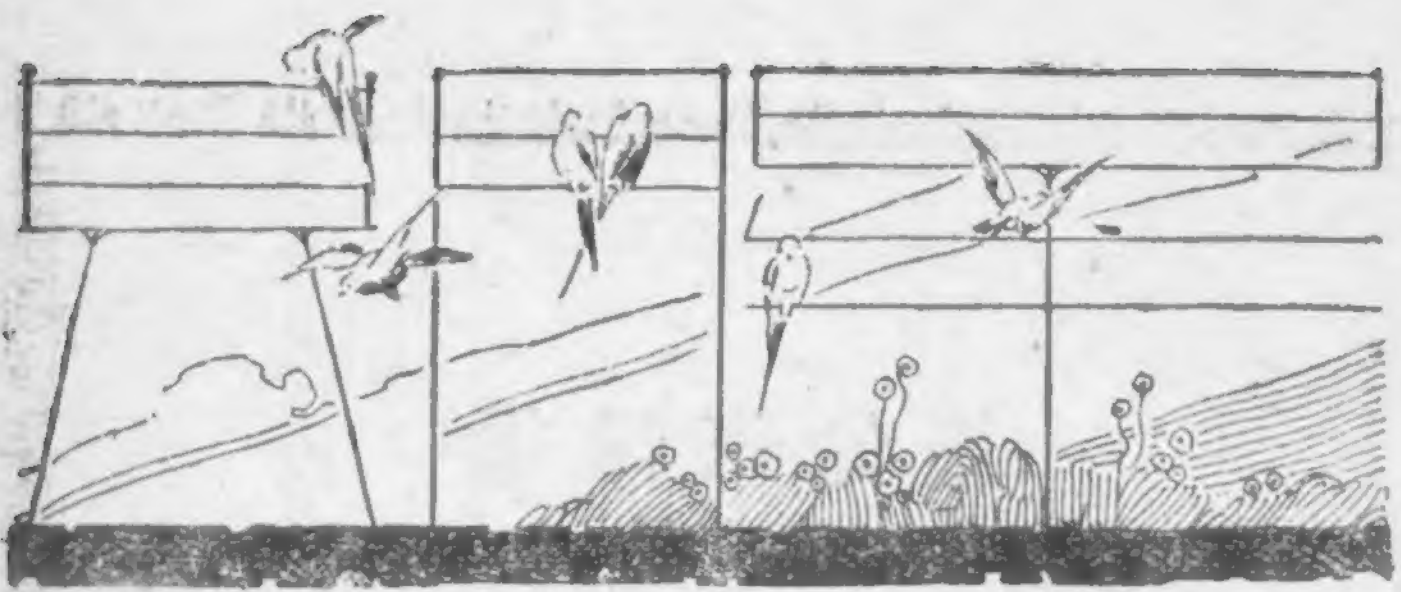
器價目

樣本

函索

即寄

(告33)



星期第三十三號目錄

破曉

臭蟲談

背後談妻者

婚約

議郎寫真

小說雜談

琴弦

雪獅

德國之共和示威

聖誕節的禮物

留東外史補

獵人偶記

社會百問題

一個耶教信者對於素食之

意見

小說雜談

無

諍筠

天介卓聲煙逸沈何聖沈不向
笑子呆遠橋梅驤齋勞琳生然
愷肖樸家





破曉

天笑

一個報館裏的總編輯先生他每天總要到破曉四五點時候歸家他那昏昏沉沉的眼睛在電燈光下持續做了有六七小時的工作什麼大樣咧小樣咧原稿咧清稿咧那些牆壁虛造的電報指東話西的通信支離佶屈的譯稿依違兩可的詳論鬧得人頭昏眼暗一出門來似乎覺得透過氣來得着一些兒新鮮的空氣

他便喚起那個鼾聲如牛叫的包車夫拖出他那敝舊而鏽黃的一輛包車那個晨夕相追隨的車夫措

着眼睛從他香夢沉醉中追回來還有些癡癡出神的樣子一回兒主人已上車有一種安車以當步的神態那個街頭頑劣小兒呼他爲兩腳馬的代名詞的也就得得的向前跑了

這時那個天光由墨灰色而魚肚白而淡青而東方一角又常常幻成異彩這就是平澹之餘又成絢爛了罷而有時還掛着殘月一鉤但也覺着黃得可憐幾點疏星歷落在那裏蕩漾要是有意識的先生們這個比擬又說是青玉版上嵌着許多的金剛鑽在

破曉

那裏閃爍作光。可是那位編輯先生已神倦欲眠。發不出這個幻想來了。

地上的濃霜。宛似平鋪了一層小雪。被車夫的草鞋踏得歷亂。也有被薄霧熏蒸已經融化了的。所以過橋的時候。很覺滑澀。河裏偶逢潮漲的當兒。把幾艘廠家裝貨的船。幾乎要並到岸上來。江北人的船上。在這破曉時光。有時也起了一縷炊烟。無力的在空中微裊。

馬路上的電燈。也正和這位編輯先生表同情。好似辛苦了一夜。疲倦不堪。淡青的天光已照徧大地。人家就覺得這電燈在白晝中是個無用之物。他癸癸的雖無礙於人。人却似乎有些厭棄他。已忘了他微

二

夜光明的恩惠。那時僅見有一兩個巡捕。披着他半截的斗篷。徘徊在電桿木的下面。只把他的皮靴頓地作聲。宛如踏得出什麼暖氣來的一般。

編輯先生的人力車漸漸兒快起來了。偶然行過密集的小店肆。和終夜不開門的豆腐店。倒大有人氣。此外便是馬車行門。雖設而常開。低矮沿街的樓上。近那灰色玻璃窗口。也遮了個紅布窗簾。內隱一燈。時時聽得小兒的啼聲。和他母親的柔婉嗚拍聲。還帶着些男子重濁嚙語聲。編輯先生想這便是人生安息的時候啊。還是人生苦惱的時候啊。雞聲也聽得一二。可是這個市場上已沒有餘地和餘閑。可以養雞。轉不如荒村茅店。雞聲之多。到此地。

來的雞大概都宣告死刑了。罷編輯先生所最不忍看的便是那些羊角車上裝着的雪白肥胖沒有頭的豬剛剛洗剝好了送到肉店裏去他那肉色白得和六月裏各家店舖中赤膊的大塊頭一樣而又少却一個頭但是編輯先生越不要看每天這個時候總遇着那些赤裸裸的無頭白豬久而久之編輯先生也成了個司空見慣變成個目中有豬心中無豬到三四點的時候馬路上便發見那些乘着人力車的賣菜傭他們老是把扁擔籃子以及種種工具一古腦兒的安置在車上便成了一輛武裝的黃包車而車上的先生常常有一種軒聲好似火車的放氣一般本來一輛人力車要是坐兩個女子例所不禁

倘然是兩個成年的男子共坐一車就要起巡捕先生的干涉但是到了這個時候却常見兩個偉男子疊股而坐街上的巡捕也放任自由要用古典主義說起來可當得『金吾不禁』罷編輯先生常常遇見有幾個和尚三五成羣的在馬路上走雖然天已亮了手中還每人提着一個燈籠果然也有點着火的却也有提着空燈籠的編輯先生莫名其妙倒是這位當顧問的包車夫告訴他主人說這是出家人散了道場大概本地人新亡故了什麼人終請和尚念一夜經做一堂『繫念』免免伴靈時的枯寂死者也得着些好處編輯先生恍然大悟但還不知道各提一個燈籠的道理顧問又道

一個和尚一個燈籠就有一枝蠟燭這是爲要一支蠟燭起見便不妨多備一個燈籠編輯先生暗笑這個和尚也是『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嗎有一天編輯先生遇見了四五組提空燈籠的和尚他心中歎息和尚生涯之發達而本地方死人之衆多

我記得從前人刻詩集總附着一方外和一閨秀『兩門』這一位編輯先生在破曉時候所遇的除了常常遇見一羣和尚以外又遇着許多宵征的女子大概總是亂髮蓬鬆脂痕狼藉不知道他們爲甚的辜負香衾在曉風殘月中奔走這時候臉上的粉眉上的黛都失了他的部位燈下的美人和早起的美人真是別有一個境界啊顯見得他們都是爲環境

所迫金錢所驅使因此聯想到生活和罪惡相關聯的一條路

有兩種車子最忙迫的在晨光熹微中行走一是牛奶車一是糞車人類中的營養與排泄可知最爲重要之點然而常常因此擾人清夢尤其是糞車使人類厭惡但終爲自然所逼迫雖有極大的偉力也不能打破這個人類所厭惡的自然力祇能乘着人類休息疲倦的當兒偷偷的把來收拾了而且人是個有理性的動物也不能似牛和馬的那類動物當街排泄因此便生出無數勞動於這項排泄物的人編輯先生到家總在天大明了陽光微微似有揭開大地黑幕探首出來的意思剛剛把門鈴略一掀這

位。感。覺。靈。敏。的。夫。人。就。呼。那。個。早。起。慣。的。老。媽。子。開。門。了。編。輯。先。生。到。了。家。中。覺。眼。前。景。物。都。有。些。灰。色。景。象。在。人。家。漸。漸。的。要。起。來。工。作。的。時。候。他。的。一。天。的。工。作。在。這。時。候。倒。算。完。了。吃。了。一。碗。薄。粥。蒙。被。而。臥。直。睡。到。下。午。起。身。再。預。備。做。那。半。夜。的。動。物。



破曉

中國迷信談

(飛雲)

牆壁間往往見貼有一紙小字條。上面寫着『出賣重傷風』五個字。也是一種迷信。是個移禍之法。也有兩句歌訣。喚做出賣重傷風。一見就成功。人家一見了這個條子。就移到別人身上去了。倘然如此。凡是重傷風的。只要在新聞紙上登一條廣告。就給人家買去了。有這個道理沒有。

臭蟲談

(介子譯)

臭蟲爲最長壽之物。能不需飲食而活一年。

臭蟲匿處任何罅隙內。入夜則蠕蠕然出而掠食。

其白色橢圓之卵。產生於任何叢厚裂縫。罅隙之處。並易藏居被褥摺縫中。

如以強烈石炭劑之類塗塞於各種縫隙之內。可爲驅除臭蟲之良好毒藥。

設善用硫黃薰室法。亦可驅除臭蟲。雖不能驅其蟲卵。但可間接除之。硫黃五磅或同量之硫黃燭。足敷燃薰於每一千立方尺室內之用也。如欲滅盡蟲卵。則可於十日之後。再如前法辦理一次。可成全功。因蟲卵歷十日後。均已孵化而出也。



背後談妻者

卓·呆·

某某俱樂部的休息室中四位紳士在那裏吸烟。上面電燈照耀如同白晝。這甲乙丙丁四位紳士一壁吞雲吐霧。一壁在那裏談論對於夫人的不平話。把烟捲點着火用力吸了一口說道。講到這種地方。像我的妻到底是外國人。自然與你們的不同了。當初天然。是自由結婚這一層也與你們很兩樣。但是雖稱自由結婚。在同人種間……至少要在外國時。却未始不能照理想做去。一回到我本國來。就有變動了。自由結婚反成了不自由結婚。咧本來

從我妻的一面說起來。却是伊離鄉背井。趕到天涯萬里的異域。所依靠的自然只有這唯一的丈夫了。所以伊一刻也不願把我放開。到別處去。這雖很有替伊表同情的價值。不過在我這被伊囚禁的身體。實在是苦極了。什麼緣故呢。伊等——我用複數來說。也不限定我的妻。所有外國婦人嫁到我中國來的風俗。不必說言語飲食等都不能入鄉從鄉。無論如何要用伊本國的風俗習慣的。就像我的妻已經來了八年了。中國話還不很懂。伊也不想去懂他。這

種樣子勢必交際範圍極狹即使有社交的往來也不會有可以談談心的朋友了於是一切事情不能不由丈夫去補助伊但是中國的習慣丈夫個人他自己也有交際的爲着交際有時要弄得夜深纔能回家像今夜也是如此啊——這在我妻看來便很爲不平本來產了小孩子大可以安慰伊的無聊然而伊又把小兒一齊叫乳媽去管去自己一點不肯與小兒作伴尋樂實在這種性質的外國婦人除丈夫以外伊竟不喜歡別求安慰伊的事物豈不可笑呢。

乙便接下去說道丈夫以外不求別的安慰伊的事物如此再好也沒有了這是很好的優點啊講到這

一層我的妻竟大大的不對丈夫從來不放在伊眼中伊只是在丈夫以外去求安慰伊的物今天音樂會明天慈善會忽而某夫人請看戲忽而某小姐請赴宴一星期中足有五六天是夜裏在外面遊玩着本來我也與伊不相上下每夜總是不在家的這也沒法……實在我這種丈夫除了買鑽戒剪衣料給伊外竟不懂別的安慰伊的方法了也是很可笑啊說罷笑了一陣伸手去擊那火柴匣了

丙把金烟嘴放在灰缸上也啓口道你們不曉得妻這件東西憑你只管安慰伊總也安慰不盡的啊本來我的妻或者是健康上有些異狀的緣故愈去安慰伊伊反愈容易生氣這麼說來好像是我有些懼

內其實不然。我第一步就走錯了路了。伊是生長在順境之中的。并且父母只有伊一個寶貝似的女兒。一切世事都不曉得的。所以我這裏只好一樣樣都斟酌着。儘管的讓步。專心用力去迎合伊的意思。不料本人反一步一步踏過來。得隔望蜀了。買了鑽戒。又要鑽的耳環了。帶伊到莫干山去了一次。第二年。要住廬山去了。這麼那裏能夠一樣樣都照辦呢。偶然總有些難以答應的地方。那伊就頓時要大大的不快。咧。我無法可施。只得忍着苦痛去讓伊。如了願。伊差不多是以爲應當如此的。既沒有一點感謝的顏色。又沒有絲毫對不起的意思。但是堂堂男子。那能只管忍受。我有時也要憤怒的。然而一切依着伊。

背後談妻者

尙且討不到一個好萬一。我說了幾句什麼不滿意。的話。不知要生出什麼大衝突來。咧。我只得仍舊忍耐着。仔細想想。我却是覺得愚極。不過從家庭平和的一面着想。實在是不得已的。隱忍了。大聖人蘇格拉蒂尙且要避開夫人。咧。所以這也只好當他因果看待。沒有別法。『弱者乎。汝之名曰女。』這是無論那一個通用的說話啊。我們是與他相反。打算說『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了。說罷。長嘆一聲。又把金烟嘴取起來。銜在嘴裏。咧。側耳靜聽的丁。靠在沙發上。擡着頭。吐出幾口烟來。說道。你們三位的夫人。我都聽得了。到底都是很體面的。女子。講到我的妻。竟不成話了。所以我受不住。

啊。我。說。此。話。並。不。是。伊。嫉。妬。心。太。重。又。不。是。伊。虛。榮。心。太。強。也。不。是。伊。要。把。丈。夫。踏。在。腳。下。踏。在。腳。下。那。倒。好。了。連。要。與。我。並。肩。也。沒。有。這。資。格。這。麼。說。來。是。一。個。很。瘦。小。的。人。了。不。然。不。然。是。個。身。體。極。大。的。婦。人。本。來。我。也。不。好。我。被。似。通。非。通。的。『人。種。改。良。論』。所。誤。了。說。什。麼。只。消。體。格。強。健。容。貌。與。教。育。倒。還。在。其。次。因。此。我。選。妻。的。候。補。者。不。在。都。會。中。覓。標。準。反。到。樸。素。的。鄉。下。去。求。理。想。之。妻。娶。了。一。個。純。粹。的。鄉。下。人。來。這。就。是。大。大。失。敗。啊。泥。裏。出。來。的。山。芋。憑。你。怎。樣。用。水。洗。總。脫。不。了。泥。氣。息。的。伊。來。了。十。年。仍。是。鄉。音。未。改。伊。也。不。想。改。真。是。一。個。缺。進。化。性。的。東。西。無。論。什。麼。事。伊。總。是。縮。在。那。裏。默。想。妻。與。夫。一。同。

立。在。社。會。上。要。如。車。之。兩。輪。纔。是。伊。竟。一。點。也。不。悟。豈。不。把。人。氣。死。呢。好。好。的。兩。個。輪。一。個。小。得。不。能。前進。不。過。只。在。一。處。旋。轉。罷。了。那。麼。這。倒。不。去。管。伊。能。够。養。出。幾。個。強。健。的。小。孩。子。來。也。是。好。的。啊。那。知。生。了。三。個。孩。子。竟。輪。流。的。在。那。裏。請。醫。生。總。之。這。全。是。沒。受。過。教。育。所。致。教。育。法。伊。更。不。懂。了。小。孩。子。伊。倒。非。常。的。寶。貴。近。來。是。丈。夫。也。不。顧。了。只。是。在。小。兒。身上。操。心。說。也。奇。怪。越。操。心。思。越。是。容。易。生。病。賢。母。良。妻。到。底。不。能。把。體。格。做。中。心。我。是。嘗。過。這。經。驗。了。說。完。他。立。起。來。吸。第。二。枝。煙。這。時。候。從。彈。子。間。裏。走。過。來。一。位。戊。君。正。洗。了。手。用手。巾。揩。着。說。道。呀。諸。君。還。在。此。麼。這。麼。看。來。俱。樂。都。

中弄到夜靜更深的也不獨是我們獨身者啊甲旋
過頭來答道原來是戊君你這種人我真羨慕啊恐
怕你還不見得就回去咧戊坐下來懷中摸出煙匣
說道是啊還剛剛只有十點鐘咧丙君一聽慌忙立
起來道什麼十點鐘了麼那是不能只管在此了戊
道還早咧你且爲我們後學者再談一下夫人的狀
況啊甲君急搶着說道這纔是有妻者的苦痛咧戊
君你也一同去罷說時就立將起來他們一立起來
其餘二人也離開椅子了最後一句話不知是誰說
的只聽得道大家回到家中一定夫人都傷着風咧

星期人名謎

(底·雙)

河清

解帶格

包天笑

颶陣

吟秋

濟柔

以剛

下凡

寄塵

至誠

無虛

婚約

(楊聲遠)

張品修問伊道：你真心愛我麼？伊將頭在張品修胸前一倚，柔聲說道：你還不知我的心嗎？你我相處半年，怎不愛你？當時張品修就將自己戒指帶在伊指上。

三天之後，伊和王伯生在公園裏並肩行着。王伯生道：我們既然如此情深，何不訂婚呢？伊毅然答應，忙將指上戒指除下，望地下一摔，說道：這乃我從前一個朋友贈我的，現在與你訂婚，這東西就沒用了。

王伯生怒容滿面的將戒指拾起，把假面具一除，說道：哼……不知你的心怎樣變得恁地快！伊嚇得一句話說不出，祇站着發怔。原來王伯生就是張品修的化裝。



議郎寫真

烟 橋

真

我○真○是○一○個○歎○子○在○去○年○聽○得○有○許○多○人○借○債○賣○產○業○去○買○做○省○議○員○那○最○高○的○價○額○在○一○萬○塊○錢○以○外○我○聽○了○這○個○消○息○以○為○從○來○沒○有○這○樣○冤○桶○的○省○議○員○一○年○的○公○費○能○有○幾○何○照○營○業○論○起○來○大○不○合○算○上○一○回○有○許○多○議○員○還○受○着○一○頓○打○這○是○何○苦○呢○我○和○人○家○也○研○究○過○人○家○說○或○者○可○以○希○望○做○省○公○署○的○顧○問○諮○議○秘○書○等○職○但○是○也○只○是○幾○個○手○脚○快○的○能○夠○得○到○此○種○權○利○那○些○啞○巴○糊○塗○的○他○們○只○有○吃○幾○頓○省○督○大○菜○罷○了○依○我○猜○度○起○來○不○過○像○鄉○下○人○

捐○臭○監○生○放○大○一○點○沒○有○什○麼○大○作○用○呢○

豈○知○大○不○其○然○我○的○鎮○上○有○一○位○新○買○來○的○省○議○員○姓○宗○名○元○恪○他○在○這○一○年○內○做○了○許○多○狠○動○人○聽○的○事○兒○把○我○的○疑○團○打○破○了○真○合○着○拍○手○說○明○白○了○原○來○如○此○

那○元○恪○因○着○選○舉○上○的○便○利○名○字○合○一○所○以○鄉○里○之○間○上○等○人○當○面○稱○他○恪○兄○背○後○稱○他○老○恪○中○等○人○當○面○稱○他○恪○先○生○背○後○稱○他○阿○恪○下○等○人○當○面○稱○他○恪○老○爺○背○後○稱○他○恪○賊○這○些○閒○話○不○是○作○

一

老挖苦說他實在有這樣奇妙的變化。

他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就狠活潑。正是有運動天才的鎮上却巧死掉了一位老董事。他便把這個衣鉢接下來。人家有些不相信他。他便竭力做幾樁公益小事。買人家的。心後來也立住了。腳跟沒有和他爲難了。他便伸手腳腳的做去。可憐我們鎮上人口雖多。却都是淡膜得狠。再也不去顧問那些瑣屑的事情。老的都說時局也變了。

我們老古董也不配和新人物去鬥勁了。和他差不多年紀的那些。有學問的。早在外邊做事。不來爭那盆子裏的食料了。幾個壓制得下的。更不在他的眼裏。所以他便儘着揀魚肉吃罷。

後來他覺得一個小董事沒有什麼威風。便趁省議員改選的機會。收拾他的腰包。一古腦兒去運動。還民初選。當選就是自己主辦。並沒大費錢。到了複選的時候。和交易所一般。早晚市價不同。狠是難。

做。幸虧有許多想靠着這張牌子。尋飯吃的。替他奔走。足足費掉五千六百多塊錢。買進成交。在餞行的那天。做戲辦筵席。受禮分大。的鋪張揚厲。了一回。人家都祝頌他怎樣發展。抱負圖全省的福利。誰知他到了蘇州。先在鴨蛋橋邊。像鴨蛋一般。混過了一兩禮拜的。花天生活。然後再向南京釣魚巷裏。像魚一般。亂游了一個多月。議事日程包板鴨骨。那日刊上面。從來沒有見過崇元。崇三。崇字連附。

議中間也沒他的大名好在法定人數也不在乎他一人聽說選議長的幾天他曾經到過會場投了一張吾從衆的票兒後來閉會還來大吹牛皮人家也有相信他的但是他在省裏雖是鬼都沒分做在縣裏却狠有些勢力那位縣知事是個好好先生只是敬謹小心捧牢那顆印不敢得罪巨室他最怕的是電控省道這也是做小官的流行性心理病但是那些省議員實際上沒有什麼能力若是拍

議 郎 寫 真

幾個快郵代電是狠擅場的因此縣知事見了省議員竟怕得發呆不敢怠慢只得一件件維命是聽盡行照辦了

在前清狠有幾位舉人翰林包賴漕糧自己的賴了還不夠凡是同姓的都包辦過來徵收的也無可如何後來清丈了一方面把積欠豁免一方面不許再欠所以這幾十年來欠漕糧的狠少狠少那宗元恪第一年便嘗這個新滋味自己應完的漕糧分文不付徵收的

把這個情形告訴知事那知事只得皺着眉頭忍着心痛不敢和他算帳第二年徵收的不肯承辦這一戶的漕糧知事索性把這一戶的糧單抽出省掉不留心上門索取反討沒趣從此元恪便安穩穩只收佃戶的租米不納國家的賦稅了

但是他覺得那些販土賣烟開賭的孝敬是有限的須得在大處落墨因此他異想天開借着他姪子的婚事下帖邀集了四處豪華的

劉盤也開了三日三夜的局無論文武大小各種賭戲無所不有照着抽稅的辦法隨那下注的多少定那頭錢的價值那些水上警察陸地警察都來保護他只是往來招待不勞而獲一宗狠可觀的手數料雖有幾個不識趣的人送了一張呈紙控告他的無法無天你想知事肯查究的麼連批詞也沒有寫呢

紙店裏的學徒偷了兩匣香烟給店主知道把他逐出後來替老妹夫收月捐從中取些微利倒也足以澆裹如今打聽得有這麼一個肥缺自然要求老妹夫竭力栽培了但是警察分所長必須要有警務上的資格至少要讀三個月的遠警律纔行若是別人託他早給他哼唧的拒絕爲了舅兄的分上不好不去走一趟後來分所長雖沒有如願以償却得了一個總稽查的差使聽說這一筆公費還是

縣知事自己賠貼出來的這也是他顧忌物議的意思但是郎舅兩人便成了狼狽爲奸越頑越起緊在春天私下雇了船到鄉下去收牛捐那些種田的買一條牛比討一房媳婦來得鄭重論起工作來也是牛的成績好那位總稽查說每頭牛須要納一次捐納了捐可以受官廳的保護保護的方法便是失掉了替你偵訪查緝要是不納捐便要犯牛充公你想他們視牛爲性命的那有不情願拿錢出

來呢。有幾個私下到鎮上打聽人家。起初都說不要理會他。這是敲竹槓。後來打聽得是元格的合資會社。却又勸衆佃戶認些悔氣。納一向捐。能否則你們也不得安逸。的後來給幾個業主知道了。開田業會具公呈請縣查辦。那時節縣知事不敢不問訊了。只是等到查辦的批詞下來。那收牛捐的也滿載而歸了。

但是元格因此對於那案業主。很是懷恨。可巧那年秋收的時候。老

天下了四日四夜的雨。低的田裏把已結成的稻穗都淹沒了。後來水退了。去擦些水稻。不過得到十分之二三罷了。不過官廳仍舊要收漕糧。只肯減些成色。不肯全行豁免。那些種田的十二分恐慌起來。因為收了漕糧。那業主便要用那『糧從租出』的老話來開倉收租了。收糧三成收租。少不得要四五成。因此便結了團體。預籌抵抗。元格知道又是一種好買賣。來了便招幾個有錢的佃戶來說我

是沒有什麼田產的。有些也是很高的。只是眼見你們自己沒有飯米。撈却還要還租米。不是怪可憐的麼。但是你白拳空手是幹不來的。抵抗的。我却有個法兒。不知道你們願意不願意。橫豎現在各處都要驗勘商議成色。你們聚集了一分錢。交給我。由我轉送給驗勘的委員。請他報了全行淹沒。不是狠便當的麼。衆佃戶不加思索。完全贊成。那圩董圩甲便拿了做春臺戲的疏簿。按着田數分配。雖是每

畝也要出一塊錢左右究竟比還粗米便宜些所以都典質了衣服去交還筆運動費後來委員到鎮上自然先要拜訪在籍的省議員了那元恪並不把一箇大錢送去了只是說那裏幾圩委實淹沒得顆粒無收萬萬不能收糧了否則恐怕有不測呢那委員聽了記在心裏上還到省裏把這幾處首先列在全淹的一項其實論理那幾處地方自應豁免也不消格老爺費什麼心只是個官却說就是格老爺

的功德那裏知道這一畝一塊錢是空給他吃喝的呢今年的夏天縣裏第三科長出缺了那時節自問有一些相近資格的都去託紳士推薦縣知事接到許多薦書不看所薦的是貓是狗看那八行書尾的具名一個個都是有勢力有聲望的却答應誰好呢中間有一個縣立高等小學的校長宗子律五百年前或是元恪的一家如今却通丁謂認爲叔姪子律時常在衆人面前盛稱格叔

怎樣道德好怎樣才具好所以元恪也狠和他親近此時自然也要把子律薦去那縣知事仔細比較起來還是省議員出色當行比着別的紳士來得有力些因此想把宗子律委任出去那子律也得了這個消息趕緊把自己原來的校長職務請改委了他的夫人一面拉了元恪做個保駕預備同到縣裏走馬上任不料給地方上教育界都知道了以爲這樣蠅營狗苟不成人格大家羣起反對縣知事

見惹起了大風潮來便不敢把委任狀發下想用疏通方法緩和了空氣再說那子律見多日沒有好消息送來却有些恐慌了走上元格的門哀求他竭力想法否則於體面有關因這體面有關的一句话却使元格老羞成怒起來便擬了一個快郵代電的草稿說是縣知事玩視教育不把第三科長委出這一個電稿並不寄發差着本地一個警察分所長親自面交縣知事閱看倘然不即委出就要把

電稿寄去那縣知事嚇得全沒計較便滿口答應即日委出拍了一個還電給元格一面趕把委任狀發下子律上午接到了委任狀下午就趕到縣裏謝委元格也狠得意總算以個人戰勝團體教育界也到省裏控告了幾回派了一個委員來查辦起初想袒護一面那教育界要總辭職了纔軟化下來把子律改委縣視學再把反對的幾個區域另外加委了一個縣視學分明添了一隻飯碗總算恢復

原狀和平了結那些老紳士眼見他新勢力這盤利害老大不服便也結了一種元老式的組織和他奮鬥但是他在這現任省議員的招牌沒有除掉的時候還是他的勝利呢



小說雜談

(鄭逸梅)

讀星期二十九號小說雜談馬君鵬魂云「凡是小說看過之後覺趣味很濃印象很深這一定是篇好小說」予以謂此未可一概而論因讀小說者之程度有差也讀小說者之程度而幼稚則其覺得趣味濃印象深者必不能濃深程度高深者之趣味及印象反是讀小說者之程度而高深則其覺得趣味濃印象深者必不能濃深程度幼稚者之趣味及印象即以予一己證之幼時讀書不多知識亦淺偶讀征東征西昭君和番等舊小說覺得眉飛色舞趣味之濃可想而知印象於腦至深且刻及知識稍進再檢前書則曩之覺得趣味濃印象深者遂鄙視而不屑讀幾與前時判若兩人矣然則以趣味濃印象深定為好小說尙非善法願與鵬魂君一研究之



琴弦

沈家驥

我終不信在這開往漢口的江輪上我得遇見老琴師康七彷彿是一場奇夢但是確實的遇見了他這掛在梵華令旁邊那隻釘上的不是康七的生命嗎咦這是兩條斷了的琴弦啊你莫輕看了他這兩條斷了的琴弦是康七一生的唯一知己三四十年的老友他在他超脫這罪孽世界的時候他把這兩條弦送了給我他也永遠用不到這奇妙的使他倍嘗世味的這兩條弦了啊這次在江輪上而我和他作了最後的談話聽得他最後的琴聲嗚咽淋漓使我掉了許多不知從那裏來的眼淚到現在這事過去有一年半了每每在一個兒靜坐着的時候聽見了牆上兩條斷了的琴弦便覺得身體幌着好似在開往漢口去的江輪上和康七對坐着談話他閉着的眼睛高聳的顴骨雪白長髯裏沒牙齒的嘴襁褓的衣服都很清臍的現在眼前使我去回溯他的一生與我一極大的刺激幾乎使我對於藝術上的進取完全停止了

他也曾和一個女子發生過戀愛他也曾享受過富貴家庭輕裘駿馬公子的樂

琴 弦

二

趣但是沒多久愛好到極點的一
個女子竟別有所歡下堂求去了
他受了這一次的痛苦聽了許多
人的譏笑他一切都灰心了丟了
他重厚的家產別了他親愛的父
母兄弟一絲沒牽掛的出去了在
幾處大都會裏混着十多年沒有
音信後來有人在北京遇見他回
來說他學上了一手好胡琴在幾
家班子裏做琴師很受人家歡迎
咧這些話都是我小時候聽鄰家
一個老頭兒和康七同鄉的講的

我因為回溯到康七終聯想到他
那『雞血昌化』的大鼻子罩在
他芝麻色的鬚髻上面三角式的
眼睛上下溜着指手畫腳的講一
切他本鄉的傳聞
我和康七見面一共也不滿十次
第一次是在十三年前的正月裏
在北京前門外一家大戲院裏聽
一個唱老生的俞老班唱李陵碑
他是這時候最有名望的差不都
大家都器重他但是我覺得很奇
怪那池子裏雷一般的彩聲拍板

般不落在俞老班的唱句上却聲
聲落在那琴師的琴弦上瞧那臺
上的琴師正方的臉一抹小鬚大
約四五十歲年紀很鎮靜的拉動
他弓弦一頓一挫淋漓慷慨悲壯
蒼涼的音只從遠望瞧不清楚的
兩條弦上顫動出來把你的精神
攝在空中隨着音浪波動的轉着
連自己的身體似乎也被琴聲支
配了我在這時候腦筋忽然觸着
了從前鄰家大紅鼻子老頭兒所
講的康七暗自猜想着這恐怕就

是康七罷問了一聲同來的果真所料不錯聽完戲很滿意的回去在門首却和康七正打了個照面他穿着一件大圓壽字貢緞的狐袍罩一件韋陀錦的嵌肩背後跟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廝提着一枝用綢做的袋袋着的胡琴跳上一輛馬車得得去了這事後的第三年俞老班死了一天我在百順胡同一家班子裏又第二次遇見他接連第三第四次的遇見他這時已經老得多了而且他的眼睛

有了病紅得很利害和我講得非常投機我纔知道他讀過好幾年書很能明白事理他又告訴我說我在年輕的時候和一個極美麗的女子發生了戀愛廢了許多唇舌方始在父母面前通過了娶回家去那裏知道這女子是喜歡聽琴的而且成了癖天天總得有琴聽否則鬧得不成樣我自己又不會這個總得常帶他到戲院子裏去這樣的過了兩年他跟着一個少年琴師逃去了因為這個緣故

我纔盡我的心學上這一手胡琴的啊他說時還掛着眼淚也難怪他胡琴聲音的都成淒咽的哭調了後來隔了幾個月我又上那家班子和別的班子裏去了幾次却總不見康七倒使我很記掛那班子裏有個叫鳳媛的姑娘是他的得意徒弟本着他輕清的歌喉經了康七的一番陶冶不知顛倒了幾多王孫公子紅得什麼似的在康七昏黑的客鄉裏倒是安慰他的一點微光上次遇見康七的時

琴 弦

候他還竭力替鳳媛誇張咧但是不到幾個月鳳媛的歌喉忽然沉濁了從高調門落到低調門起了極大的疵點顯易是受過創痛的表現他因為我問起康七所以他很誠懇的告訴我說他害了眼病可怕的紅眼皮翻在外面人家都討厭他了所以他三個月前往天津去了聽說他現在在桂仙園做琴師也不知究竟怎樣了我聽鳳媛的話心裏感到了一回究竟不知怎麼的意外感觸使我呆了後

來我因為事太忙雜了對於康七的印象漸漸的淡了這一年好像是三年前我因事回到蘇州故鄉的情形十多年沒領畧了這一回所接觸到我眼簾耳管裏的竟完全不相同在城外也開了一家戲館但是並沒有好角色不過總算給人家一個消閑的地方罷了那晚上坐在家裏怪悶的便約了個朋友上那戲館去凌亂的坐位都擠滿了再找不出個坐子好容易在後面排上到找兩

四

個坐位那時臺上也不知唱些什麼只那胡琴拉得好但是被喧雜的人聲吵鬧得聽不明白只一句半句的傳遞過來我那朋友向我說那胡琴什麼這樣淒楚音是這樣高聲是這樣細使人聽了要掉淚他提起胡琴拉得淒楚我又記起了康七心想這琴師莫非是康七嗎離臺太遠了望不真切只彷彿是是個花白鬍子的老兒但是聽他的板眼音調和深沉的——所發出的情感確實是康七許多聽

戲的都在那兒議論說這琴師的琴太壞了板眼不準了音太高了聲太細了有的掉着淚說戲院子裏不該拉這悲哀的音調使人很快樂的來聽戲却掉了淚回去好久戲院散了琴師出來了穿着一件藍布大褂一隻手提着綢製的已破的袋袋着的一掛胡琴摸着壁走原來是個瞎子一瞧我便嚷着叫康七他一聽見有人叫他便住了腳呆了一回說這聲音怪熟的不是劉大爺嗎我說康七好久

不見了我正是姓劉的啊你幾時到這兒的他嘆了口氣說劉大爺你不知道我在北京出來了上天津混了一陣眼睛瞎了無論誰多討厭我坐吃了幾年去年纔到這兒來的我說你在這兒每月有多少錢呢他說每月只二十塊錢回想以前在北京俞老班沒死的時候每月總有五六百塊錢後來他死了我一塊錢一曲胡琴每月也得三四百塊錢的進款真比不得了他又問起我說鳳媛我說聽說

以前惚了一次浴現在真嫁了人了。他嘆了口氣說蜜子裏的姑娘們真是罪孽啊彼此談了一刻他提着破舊綢袋袋着的一掛胡琴走了我却呆看着我那朋友腦筋裏不知起了一種什麼感觸後來這家戲館停演了康七却提着胡琴靠在人家門上拉一曲要人家一個銅子我碰見了他好幾回有時周濟他些他只嘆口氣道聲謝拉一曲胡琴使我掉幾點眼淚。

這一次我在開往漢口的江輪上。頭天遇見他他說往漢口找個親戚到了明天他忽然改變了常態閉着的眼睛裏流出許多眼淚要我和他一同到船舷上他從他十幾年前破舊的綢袋裏提出胡琴很命的拉和江裏的水聲混合了。只好似哭一曲完了又拉一曲抽的一根十幾年沒斷過的弦斷了。他笑了笑還只拉着第二根弦又抽的一聲斷了他狂笑了一陣忽然哭了說道兩根弦竟奪了我的

愛人啊我又爲了這兩根弦眼瞧着窩子許多姑娘的墮落都是這兩根弦的罪啊他斷了我也不願再聽這罪藪的世界了哇的一口血吐了出來倒在地上我安慰他也不理只握着我的手要我保存他的這兩條弦一霎的時候他死了船上的大班傳令叫把他的屍身拋在江裏我也不忍再看停了一回再走到船舷上望着江裏遠處彷彿是康七的屍身隨着浪飄着揀起那掛胡琴兩根斷了的

琴弦掛着罷了。





雪獅

中國最新偵探案

何樸齋

七月二十五日的那天滬江日報上登著一段謀殺案的新聞

今天早上五點鐘平江路八十七號宅內出一件謀殺慘案死的就是該宅主人蔡寶田凶器是一把鋒利的匕首寶田睡在床上被凶手刺斷喉管死狀很慘他的夫人賴芬同睡一室却一點兒沒有覺得直到天亮後纔叫喊起來現在警長海奇士已往勘驗這案聽得有警署偵探狄敏承辦狄敏是一個很幹練的偵探想破案在指顧間呢

私家大偵探衛靈看這段新聞登在特刊裏面曉得今天早上得著訪員的報告纔添印上去的他自語道照報上看起來賴芬最受嫌疑又微笑道狄敏在偵探界中也可以算得庸中佼佼不過性子太急少些涵養工夫這是他的短處說到這裏看了看手錶道現在剛八點鐘或者警長還在勘驗我雖然在旁觀的地位可是閒著沒事何不也去偵索一番呢一壁就立起身來帶了些應用的東西拿了草帽纔走出門口恰巧遇著他的助手康克康克道衛靈先生

一清早到那裏去衛靈一手拉了康克道我們一同去罷。包管你長些見識呢。就喚了一輛馬車直向平江路馳去。

不多時馬車已停在平江路八十七號門前。我們下車後付了車資。看見門前的人已擠滿了。衛靈分開衆人。我跟在後面走上階石。那守門警察是認識衛靈的。登時立正行了個敬禮。就讓我們進去。我留心看那房屋是兩樓兩底。不過式子舊些。估量這所屋子還在五年以前造的呢。我們剛踏進客室。就聽得警長海奇士歡然喊道。衛靈先生也來了。很好。可能借助一臂。使這案子早日結束嗎。衛靈笑答道。我不過給旁觀的地位。并且案子的內容一點兒沒有知

道。恐怕不能爲力罷。你可有新發見麼。奇士道。驗屍官童世葆已來驗過。他說死者的血已發紫色。顯見得死已多時了。據他推測。約摸在一點鐘以前。十一點鐘以後死的。不過賴芬和丈夫一同睡的丈夫被殺。伊豈有不聽得的道理。爲甚緘口不言。直到六點鐘纔叫喊呢。衛靈先生這個疑點。你能够解釋嗎。衛靈並不回答。但道。請你領我們去檢看一下。奇士就導我們登樓。我們經過後樓。纔踏進前樓。就看見偵探狄敏手裏正拿着一把匕首。仔細的檢驗他擡頭看見我們。就帶笑說道。衛靈先生這回可落在我後了。因爲案情已經明白。不必再煩先生說時。把匕首遞給衛靈。道。這是凶器。就是死者自己的東西。我在

死者身旁發見的。

衛靈接了匕首一壁檢看一壁淡淡的說道：「足見先生辦案敏捷佩服得很。」匕首峇看了一看仍舊遞還狄敏。就和我走到床前我看時打了個寒噤。因為死者的頸裏一片血糊喉管被匕首所刺成了個窟窿。兩眼上視兩手蜷伏胸前。那一種可怕的情形任你怎樣的筆墨也不能描摹。萬一這時衛靈正拿死者的雙拳扳開了不知發見些什麼。看他面有得色。後來衛靈又回身過去忽而蹲身地下忽而伏身窗口。最後他在一隻半開的箱櫥抽屜上拿顯微鏡很留心的照了一回。狄敏笑道：「衛靈先生你真不憚煩。我料你所偵察的同案子一些沒有關係。還是問

問實田的母親罷。我剛纔已經問過你。何不再問伊一遍呢？」這時就有一個老年婦女從廂樓裏走了出來。我看伊年紀約摸有六十開外了。伊發出枯澀的聲音說道：「我兒死得好苦。總要請先生們早日緝獲凶手。不但老身感激不盡。就是我兒在地下也得瞑目呢。」衛靈道：「凶手多早晚逃不出法網的。你現在且把昨晚的情形告訴我罷。」伊纔含淚說道：「我的兒子原在大發香烟公司裏做事的。他們夫妻倆也很和睦。可是他喜歡養狗。前月裏伽利（狗的名字）死了。又向友人討了一隻白狗叫做雪獅……我正是聽得出神。忽地覺得手上有什麼東西觸我。我嚇了一跳。大聲喊道：『不好！』大家都回過頭來一看。原來有

一隻狗正舐我的手呢。我疾忙避開了。那老年婦女道：「這就是雪獅先生。勿驚他。性子很馴。從不噬人的。」衛靈笑道：「康克你真膽小如鼷。了一面走過來。在他背上用手撫摩了一回。他原有馴狗的奇術。噢。那雪獅果然向他搖頭擺尾起來。我覺得沒趣。只不做聲。」這時伊又說道：「昨晚我兒寶田赴友人的宴會回來時。已經九點鐘了。因為他微有醉意。所以叫橫芬扶他去睡覺的。不料今天一清早就聽得橫芬帶哭帶喊的鬧起來。我急忙走過去一看。呀。已經……伊不能再說下去。就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衛靈沉吟了一回。問道：「那沒他們夫婦倆睡覺以後。你可曾聽得什麼聲息？」伊答道：「似乎在半夜……」

又轉語道：「到底是什麼時候。我不曉得了。聽得有開門的聲音。接連雪獅吠了幾聲。我只當開壁開門呢。所以沒有留意。還有一件事。昨天上午。他們夫妻倆為不知什麼事。吵鬧了大半天。又道這些事。我已對那位先生說過了。說時看了狄敏狄敏。毅然道：「不錯。我能夠決定。也是你這幾句話呢。」他回過頭來。喊道：「警長現在可以行使你的職權。把殺夫的婦人拘了。」這句話剛說完。廂樓裏轉出個少婦來。姿態很柔美。帶淚哀求道：「丈夫被殺。我心痛如割。真凶沒有拘獲。怎麼疑我起來了。天呀……」這時警長已喚了兩名警察。不由分說。拖了就走。狄敏傲然有得色。同我們點了點頭。大踏步跟着下樓去了。衛靈笑了一笑。

接着又在房裏偵察了一回。後來衛靈忽然在臺上書裏抽出一本日記冊子。他很注意的看了一遍。微微點頭就袋好了。纔同我下樓來。剛要出門。雪獅跑來咬住衛靈的衣角。衛靈灑脫了。輕輕拍他的頭道：「畜生。你安靜些罷。」

二點鐘以後。我和衛靈到拘留所裏。看見攔芬淚痕滿面。憔悴得不像個人了。衛靈拿卡片給伊看了。很莊重的對伊說道：「我特來助你洗刷你的冤枉。但是你要老實告訴我一件事情。攔芬喜極而涕。凄然道：『衛靈先生。既然肯助我。萬不敢有一些隱諱。』衛靈道：『昨晚你到什麼地方去的？幾時出去？幾時回來？也得告訴我。我在旁聽了。不禁詫異。暗想衛靈用什麼方法料到伊昨晚出去的呢？這時攔芬也很誠懇的答道：『不瞞先生說。我喜歡打牌。但是打牌是一樁可恥的事情。常背地裏出去的。丈夫只當我往間壁王秀娟家去閒談。絕不問我近幾天因為輸掉了一百幾十塊錢。要彌縫這筆虧空。所以昨天問他要錢。他不肯給我。所以同他口角。昨晚他醉後回來。我扶他睡好了。這時他的母親也上床了。我就輕輕開了門出去。仍舊到間壁王家去打牌。直到四點鐘光景。我纔回來。恐怕驚動他。所以輕輕的在他旁邊和衣而睡。當時也沒有留意。其實他已被殺死了。看來我出去後。因為門沒有關好。所以凶手趁這個機會進來的。』衛靈忽然問道：『雪獅吠的聲音。你聽得嗎？』伊答道：『我

回來時他就向我呌了兩聲似乎報告我凶信呢。可是我沒有理會得衛靈一壁聽一壁在日記簿上記了下來。道我統明白了明天是審判的日子我替你辯護便了。當時我同衛靈就退了出來我忍不住問道衛靈先生你怎麼曉得伊昨晚出去過呢。衛靈笑道昨晚十點鐘以後曾經下雨我在床上看見一雙女皮鞋底上已沾濕了且有污泥所以曉得攪芬在昨晚十點鐘以後曾經出去過的。現在凶手我已經曉得不過要求你幫助就附耳對我說了幾句我跳起來道凶手就是他嗎你別弄錯了。衛靈呵呵大笑道千真萬確你照我的話去做就是了。我還要到王秀娟家裏去走一趟呢。

第二天審判殺夫案的事情傳遍了春申江。上下午二點鐘審判廳旁聽席裏早已坐滿了。審判官叫竺立三素來也很精明的。不一時人證到齊就開審了。審判官宣布道蔡寶田被殺案已有警署偵探狄敏先生探出現在請狄敏先生宣告證據。這時狄敏在證人席上開口道這是殺夫案我已得着兩種證據。第一種他們夫婦倆在前天口角伊對丈夫說你這般待我看你的結果就是了。可知伊早已存了個謀殺丈夫的心。第二種呢據昨天寶田的母親說寶田被殺的那天半夜裏聽得有開門的聲音同狗吠的聲音顯見得他的妻子開了門接情人進來。狗看見了生人自然吠起來了。他們就立刻動手拿寶田自

己的匕首結果了寶田的性命等到天亮後伊纔喊起來假做驚惶的樣子呢那謀殺丈夫的蔡陸攔芬已經捉到奸夫是誰等攔芬供出這案子就可以結束了狄敏說罷退下來這時聽審人的眼光統注在那犯人位置裏的少婦大家交頭接耳說着伊這樣嬌怯的樣子不料伊的心地那麼狠毒呢可憐攔芬低下了頭面孔紅一陣白一陣恨不得有個地洞登時鑽了進去審判官正要問攔芬的口供驀地有一個人站起來慢慢的走到證人席裏那聽審人的眼光又立刻移到那人身上

大家一看原來是著名偵探衛靈這時衛靈整了整衣服從容說道據我的調查攔芬同這案子一些沒

有關係的大家聽了頓時靜悄悄地要聆他的高論他繼續說道據驗屍官的報告寶田在一點鐘以前十一點鐘以後被殺的那末他的夫久在丈夫被殺時候恰巧不在家裏這就可以證明不是攔芬所殺的了狄敏立起來冷冷的問道你說什麼證據可以證明攔芬那時不在家裏呢衛靈喊道秀娟女士請你證明罷這時就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從席上走到證人位置裏說道前晚十點鐘時候攔芬到我家來打牌直到四點鐘纔回去的說罷退下還有一同打牌的兩個女子也站起來同樣的說了一遍這時旁聽席裏的人又紛紛議論起來道這樣一個嬌弱的女子原也不像殺人的凶手呢當時審判官止

住了衆人的聲音問道衛靈先生你既然證明纈芬不是凶手那末真凶究竟是誰衛靈不慌不忙朗聲喊道康克帶凶手上來這句話不打緊引得大家都伸長了頸子用足十二分的精神要看凶手是怎樣的人只見康克牽了一隻白狗上來大家正在詫異衛靈大聲道這狗的名字叫做雪獅就是殺人的凶犯聽審的人一陣譁噪都說這真是一齣滑稽劇了衛靈道各位少安毋躁我把雪獅殺主人的情形說給各位聽罷大家又頓時寂靜起來衛靈慢慢的說道蔡寶田喜歡養狗這雪獅是個友人在一月前送給他的他每天在公司裏回來總要跟雪獅頑一回的常常叫雪獅銜東西銜着了便把餅乾或蛋餅給

他吃新近他叫了雪獅一種絕技他拿一把很鋒利的匕首拋在空中雪獅能够用口仰上接着前天午後寶田就出去了到晚上又去赴友人的宴會所以雪獅沒有吃到東西捱餓了半天九點鐘過後寶田回來了偏又喝醉胡亂睡覺這時纈芬看見丈夫睡着丁伊原來癖嗜打牌常背地裏出去的可是機會來了就輕輕開了門出去這時雪獅捱餓已久斷續的吠個不了所以寶田的母親聽得開門聲狗吠聲了纈芬出去後雪獅走來走去忽然嗅得箱櫃抽屜裏有蛋餅的氣味他就用爪爬開了因為我偵得抽屜半開并且抽屜上有狗爪的傷痕所以斷定的不過蛋餅不多他沒有吃飽恰巧看見那把匕首也在

抽。屨。裏。他。就。銜。了。爬。上。床。去。送。給。主。人。他。想。照。尋。常。的。規。例。要。吃。一。飽。咧。我。看。七。首。柄。上。同。床。上。統。有。了。餅。屑。所。以。很。容。易。推。測。的。那。時。寶。田。睡。得。正。著。總。不。理。會。雪。獅。看。見。主。人。不。給。他。東。西。吃。他。益。發。爬。個。不。了。可。巧。七。首。尖。頭。刺。在。喉。嚨。裏。把。喉。管。立。刻。刺。破。寶。田。痛。極。而。醒。但。是。嘴。裏。已。喊。不。出。來。只。用。兩。手。亂。抓。却。抓。着。了。雪。獅。這。是。我。看。雪。獅。頭。上。有。幾。點。血。跡。并。且。在。寶。田。手。裏。發。見。雪。獅。身。上。的。白。毛。所。以。曉。得。的。這。不。是。雪。獅。殺。他。主。人。的。證。據。嗎。說。完。就。拿。少。許。餅。屑。同。一。握。狗。毛。呈。上。去。歇。了。一。回。又。說。道。獺。芬。在。四。點。鐘。回。來。恐。怕。驚。醒。丈。夫。所。以。輕。輕。的。和。衣。而。睡。沒。有。覺。得。等。到。天。亮。了。他。纔。看。見。的。衛。靈。述。完。旁。聽。的。

人。個。個。點。頭。贊。道。不。愧。是。個。有。名。的。大。偵。探。家。呢。弄。得。個。狄。敏。羞。愧。無。地。這。時。審。判。官。就。問。道。你。說。來。頭。頭。是。道。案。中。情。節。纖。悉。不。遺。佩。服。得。很。但。是。寶。田。養。狗。獺。芬。打。牌。你。怎。樣。偵。得。的。呢。衛。靈。道。打。牌。是。獺。芬。告。訴。我。的。講。到。養。狗。的。事。情。本。來。我。也。不。曉。得。前。天。偵。查。的。時。候。我。在。寶。田。的。臺。上。找。着。一。本。日。記。冊。子。裏。面。有。幾。天。是。專。記。雪。獅。的。事。情。我。已。經。把。他。圈。了。出。來。我。看。了。日。記。上。記。載。的。又。參。以。理。想。所。以。決。定。這。案。子。的。凶。手。說。著。在。袋。裏。拿。出。日。記。冊。子。遞。上。去。審。判。官。接。了。翻。出。來。揀。閱。過。的。念。道。

六。月。二。十。日。友。人。趙。君。送。我。一。隻。白。狗。因。爲。這。隻。狗。色。白。如。雪。毛。長。如。獅。所。以。我。替。他。題。了。個。名。字。

雪獅

叫做雪獅。

七月三日雪獅來我家後毛色更加豐美了。我每天五點鐘回來後總同他頑一回。我拿皮球竭力拋出去。他很快的就銜了回來。他的技藝也進步了。他銜一次我就給餅乾他吃。也是裏獎他呢。七月十九日今天教雪獅學會了一種新技藝。我拿一把鋒利的匕首拋在空中。他能夠用口接着。不落到地。這個玩意兒倒很有些尚武精神。審判官念完知道衛靈所說雪獅誤殺主人確有充分的證據。立刻開釋了橫芬。又宣告道。雪獅既然是凶手。當然也要受法律的裁判。他是誤殺。應監禁五年。就喚二名巡警立刻執行。雪獅臨去的時候還回

過頭來對衛靈吠了兩聲。衛靈笑道。你自己犯的罪。不要怨我啊。

一〇

德國之共和永威（聖勞）

一、將俾士麥毛奇之半身石像

擄至路上毀之。

二、將魯登道夫街與登堡街之

街牌易以歐士白格賴齊諾等

字樣。



聖誕節的禮物

歐亨利原著

沈琳

一圓八毫七分再多却沒有了這一塊八毫七分錢裏頭還有六毫錢是銅元呢那些銅元又多是漲紅了臉受了辱罵每次一個兩個同賣雜貨的賣菜的和賣肉的人交易時好容易搶來奪來省下來的呢；德娜把他們一連數了三次仍舊是一塊八毫七分明天便是耶穌聖誕的節日了

這樣的情形除了撲在一張破舊的小榻上號咷大哭竟沒有別的法子所以德娜就照樣實行起來了伊那時感受一種道德上的回想伊覺得人的一生

只是啼哭愁悶和微笑組織完成的這位家庭裏的主婦嗚咽了一回又把自己的家庭打量了一回却是一所房金八塊錢一禮拜的樓面這房屋裏應用的家具都是齊備的可是有一種窮苦的模式

在下面牆門間裏掛着一隻信箱又裝着一個電鈴但是信箱裏向來是空空洞洞的那電鈴也從來沒有人按過的信箱和電鈴附近還有一張名片上面寫着「項（傑姆狄林漢）先生」幾個字樣

那『狄林漢』從前每禮拜有三十塊錢進款的時候，也會快樂度日，享受過家庭的幸福的。現在他的薪水減少到二十塊了。那『狄林漢』三個字彷彿受了委屈也覺得模糊了。但是項先生無論什麼時候剛走上樓，他的夫人就親熱的喚他一聲：『傑姆！』隨後又擁抱着他和他甜蜜的接吻。他的夫人就是上面敘述的德娜。伊是一個可愛的人兒。

德娜哭完了，忙用破的粉撲在伊的粉頰上搽了些香粉。伊站在窗前呆呆的看一隻灰色貓在灰色後園裏的灰色短牆上行走。明天就是耶穌聖誕節了。伊要想買一件禮物給伊親愛的傑姆。但是伊只有一塊八毫七分錢。伊費盡心力去節省用度，把銅

元一個一個的儲蓄起來。那裏知道積了幾個月工夫，也只有一塊八毫七分錢。二十塊錢一個禮拜還是不很夠用。日常的用度往往超過伊的預算。家用大半如此。只有一塊八毫七分錢。伊要買一件禮物給伊的傑姆。伊已經化去了許多時候，打算給他一件精緻的禮物，一件上好的希罕的珍貴的東西。那樣禮物又一定要是傑姆最喜歡的。

房間裏兩窗間的牆上掛着一面狹長的照身鏡。一個很瘦弱很活潑的人可以借這面鏡子的力照出自己清楚的面貌。德娜的身段人品恰巧合格這種藝術。伊已經學會的了。

伊忽然急忙的回轉身來，從窗前走近照身鏡。在鏡

子面前伊的眼珠還有光澤。可是伊的面色在二十秒鐘內立刻改變了。伊慌忙把伊的頭髮拆散。那黃色的頭髮便蓬蓬的落下了。

原來項家夫婦二人有兩件很寶貴的東西。一件是銀鐲的金表。那隻表還是他的祖父傳下來的呢。那件就是德娜的美麗的頭髮了。他們寶貝那兩件東西。真達到極點了。各人却有各人愛東西的心理。傑姆想他的金表可以減落蘇羅門王的金銀的價值。德娜想伊的頭髮可以壓倒夏巴國皇后的珠玉寶石咧。

現在德娜的美麗的頭髮下。垂在伊身體的四周。波動着好像一流下瀉的橙色小瀑布。伊的頭髮經過

膝蓋將全身都遮蔽了。竟是一件衣服呢。一會兒伊又把頭髮梳起。伊顯出神經錯亂的模樣。伊靜悄悄的站着。又躊躇了一會。那時伊的眼眶裏撲簌簌的滾出幾顆淚珠。一滴一滴落下來。濺污了那破的紅色地衣。

伊穿上了橙色的短衫。帶上了橙色的帽子。伊舞動着裙子。跨出門去。走下扶梯。直往街心裏走去。伊混合在街路上來往的人堆裏。頃刻間不見了。

伊在路上看見一塊招牌。便立定了。看見上面寫着「蘇佛尼夫人各種頭髮貨品」。德娜看完連連的歡笑。伊轉了一個念頭。跑上幾層石級。推門進去了。那位夫人好大身體。面色死白。態度冷淡。不很像那

「蘇佛尼」

德娜開口便問你：你可要買我的頭髮麼？

夫人答道：我要買的。請你脫下帽子先給說看看你的頭髮好麼？

那有微波的棧色小瀑布又瀉下來了。

夫人拿起德娜的頭髮細細的看了一翻說道：二十塊錢。

德娜忙道：快些把二十塊錢給我罷。

此後的兩點鐘的工夫德娜在街路上跑來跑去在店舖裏東搜西羅一心想尋一件伊送傑姆的聖誕禮物。到後來伊居然覓到了那件東西一定是專爲了傑姆造成的。伊在店舖裏尋遍的了別處再也

沒有同樣的一件。那樣禮物是一條白金的表鍊。質地純粹式樣玲瓏。他的價值完全在物體的本身。却不在美麗的裝飾好的東西。大半不在外觀。却在實用的。那條表鍊配上傑姆的金表可稱珠聯璧合了。伊心愛此物見了便已認做傑姆的表鍊了。當下論定貨價。伊化了二十一塊錢買了那條白金表鍊。飛也似的趕回家來。伊心裏只想到傑姆有了這樣一件禮物。不知道要怎樣的歡天喜地。咧今年的耶穌聖誕節又不知道憑空要添多少快樂呢。伊想到出神。却忘記了衣袋裏只賸下八毫七分錢了。那些毛錢銅子在衣袋裏鏗鏗的作響。不知道他們還是在那裏笑呢。還是哭呢。

德娜回到家裏伊的興高采烈的神氣慢慢的減少了。伊取出捲髮的鐵器點上煤氣忙將伊剪剩的頭髮修理起來這是伊和他夫婦間愛情上的犧牲造成的一個紀念物朋友們那是一件極難做的事呀。四十分鐘後伊的頭上滿蓋着一層短小臥伏的髮。髮那副模樣兒恰像一個賴學的小學生伊對着鏡子裏的伊細細的批評了一回。

伊低聲自言自語道倘使傑姆見了不殺死我他就要錯認我是一個柯南島上的歌女呢但是我委實沒有第二個方法我只有一塊八毫七分錢教我又能夠做出什麼事來呢。

七點鐘的時候咖啡做好了煎炒鍋放在火爐背上。

聖誕節的禮物

已經發熱可以煮肉了。

傑姆從來沒有晚歸家的德娜把那白金表鍊摺了放在手心裏伊坐在靠近他時常出進的門的桌子旁邊靜候他回家來伊聽見他跨上第一步扶梯的脚步聲伊頓時面色灰白了伊平素有一種習慣就是喜歡爲了日常最簡單的事情做短的默禱現在伊就低聲說道「求上帝使他想我仍舊和從前一樣的可愛」。

門開了傑姆走進來就把門關上他的身體很瘦弱神色很莊重可憐他還是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却背了一家生計沈重的負擔這樣的隆冬天氣他手上沒有手套帶耶穌聖誕到了他也沒有新的大衣。

穿。

傑姆在門背後立定了一些也不動好像一隻捉飛禽的獵狗聞着了鴉鴉的蹤跡一般他的視線貫注在德娜的頭上他的眼睛裏送出伊所不能明白的神情伊看了害怕起來那不是憤怒也不是驚奇也不是不悅意也不是恐怖更不是伊所能料到的情感他還是凝視着伊他的臉上顯出奇怪的模樣德娜慢慢地離開桌子走近伊的丈夫伊嘆道傑姆我親愛的不要這樣看我了。我已經把頭髮剪去賣了。因為我不給你一件禮物就不能安心過這聖節。我的頭髮再會長的你不會不快活的罷我祇有這樣一個辦法好在我的頭髮長得非常的快傑姆你

快說「歡喜的聖誕」罷我們可以尋快活了。你不知道我給你買得怎麼樣一件精美的禮物呢。

傑姆殷勤的問道你把你的頭髮剪去了麼。

德娜回答道剪去了賣掉了我是沒有頭髮的我了。

你看是不是到底你還是和從前一樣的愛我麼。

傑姆把房間四面細細的看了一番他說道你剛才

說你的頭髮沒有了麼那時他露出癡狂的神氣。

德娜說道你不必再去尋了我告訴你頭髮裏已賣

掉了沒有的了。小孩子。今天是聖誕節的前夕了。你

同我要和好才是因為那都是爲了你伊接着又甜

蜜的說道我的頭髮也許有一定的數目可以數的。

但是我同你的愛情永遠沒有人能夠數得清的。

傑姆我把肉煮上能好麼。

傑姆在精神迷離恍惚中蘇醒了。他擁抱他的德娜在懷裏……過了十秒鐘傑姆從大衣袋裏摸出一個紙包順手拋在桌上。他說道：「德娜，你不要懷疑我了。我無論如何總是愛你的。隨便你把頭髮洗了剃了，或是剪了，我愛你的熱度仍舊一分也不減少的。但是你倘使解開這個小紙包來，你就可以明白爲什麼我剛才有那副模樣了。」

德娜的纖細白嫩的手玲瓏的把繩子拉斷把紙包解開。伊接着發出快樂的呼聲。一會兒又是悲痛的哭聲。一時手舞足蹈一時愁容滿面。可憐伊接連感受了兩種絕對的激勵。

桌上放着一套精美絕倫的梳子。那套梳子德娜在百老匯路上店舖裏看中了好久了。可愛的梳子呀。梳背是純粹的龜甲製成的。邊上還鑲着珠玉寶石呢。的確是德娜的頭髮上最好的裝飾品了。伊知道那些梳子是價值昂貴的。伊心裏非常愛他們。可惜美中往往有不足。伊如今却沒有使用他們的希望了。梳子果然是伊的了。可是插帶這些裝飾品的頭髮已經沒有了。

但是伊把那些梳子擁抱在伊的懷裏。好一會兒伊才能夠擡起朦朧的眼睛帶着微笑說道：「傑姆，我的頭髮長得非常之快的。」
德娜像小貓似的跳將起來，口裏嚷道：「哎呀！」

聖誕節的禮物

那時傑姆還沒有看見伊送給他的禮物呢。德娜急忙的伸出玉臂來，伊的掌上臥着一條白金的表鍊。那金屬的光彩裏好像映出伊的一番苦心。

伊說道：「傑姆，這件禮物可好麼？你可中意麼呀？我差不多尋遍了全城的店舖，才覓到這樣一件寶貝。好了，你從今以後每天應該探出懷中時計來看。上百次才是你的金表給我罷。我要看看金表上配了白金表鍊到底怎麼樣。」

傑姆並不從命，却倒在榻上，雙手枕着頭，只是微笑。他說道：「德娜，我想暫時把我們的聖誕禮物都收藏起來。能我們現在使用，覺得太嫌可惜了。」德娜我親愛的，我賣掉了我的金表，才換得那一套梳子。現

在……現在你且得把肉煮起來罷。

八





留東外史補

不肖生著 天笑評眉

一段燈臺的考據。

日本人也忘其所
以。

黃表中不知寫些
什麼東西。

第二章

探新聞李鏡泓訪友 懲頑劣賀鉞白進牢

話說陳毓看見那男子作和尚裝束一路嘩經走到他自己院落裏一株松樹底下那松樹下有一隻人造石的燈臺彷彿中國古廟裏有頂的香爐一般這種燈臺日本式房屋的院落中十九是有的不過有大小高矮不等除壯觀瞻之外還有甚麼用處著書的也會向日本人打聽都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便是這東西的來歷也不會稽考得出姑且算他是一隻人造石的燈臺罷了那男子走近那燈臺吹燃了手中紙撻將一捲黃表紙點着連同紙撻塞入那燈臺的四方窟窿裏一陣黑烟捲出黃表紙須臾化了那男子就將兩掌合攏來口中一面念念有詞一面向那燈臺頂禮膜拜陳毓看了實在好笑心想愚夫愚婦禮拜偶像已是可憐可笑然偶像畢竟還似一個人這人

紙灰化作白蝴蝶。

文心細極。

吹皺一池春水。

事干卿。

日本和尚的老婆。

稱爲梵嫂。

造石的燈臺算是甚麼。難道也有靈氣嗎。用得着是這們向他拜了。又拜。怪道前日一陣風刮了許多紙灰沾在我和老李的衣上。當時還猜疑了好一會。不知那些紙灰從那裏吹來的。原來就是這們一個來。歷陳毓心裏是這們思想。兩眼仍望着那男子。見他立起來拜下去也沒人數着。不知拜了多少次。口中不念了才停了拜。探頭看了看。四方窟窿裏的紙灰大約是恐怕那黃表紙有不曾燒化的。看過之後隨即轉身走上廊簷進房裏去了。始終不曾擡頭向左右望過一眼。陳毓久已覺得這一對男女來得太稀奇。一心想根尋他們的究竟。這一來更是橫梗在腦筋中。覺得世界上的事沒有比這個再奇特的了。也無心照平日的樣。躺在藤椅上。用功了。逕走入房中。將剛才所見的情形一五一十對李鏡泓說了。李鏡泓笑道。聽說日本的和尚都有老婆。這個男子祇怕是學日本和尚的樣。吃肉睡老婆。全不忌。但是他既做了和尚。怎麼又住在家裏。而且裝束又時時更換。一時西洋服。一時和服。一時中國服。這畢竟是一個甚麼怪物呢。據你說那女子的衣服態度也就妖冶得不像個能修真養性的人。我看這其中

賢夫婦却專於偵

探人家。

撇開李鏡泓夫婦。

又叙賀鉞白歷史。

買文憑已成普通

事。

飯大學三字新穎。

必○有○一○段○很○新○奇○的○來○歷○陳○鏡○點○頭○道○我○也○是○這○們○想○我○們○用○過○早○點○何○妨○去○賀○鉞○白○
那○裏○坐○坐○順○便○探○聽○一○番○若○是○他○能○知○道○詳○細○不○可○解○釋○了○我○們○滿○腹○的○疑○團○並○免○了○
以○後○每○日○的○疑○神○疑○鬼○嗎○李○鏡○泓○道○也○好○好○在○此○去○沒○有○多○遠○的○路○當○下○二○人○用○過○早○
點○便○步○行○到○駿○河○台○來○於○今○且○說○這○賀○鉞○白○係○江○蘇○丹○陽○人○從○光○緒○三○十○一○年○就○考○送○
到○日○本○來○進○了○好○幾○處○私○立○學○校○皆○不○曾○畢○業○過○近○來○却○改○變○方○針○一○心○一○意○的○要○弄○
一○張○中○央○大○學○的○畢○業○文○憑○回○去○日○本○的○私○立○學○校○除○慶○應○義○塾○而○外○畢○業○文○憑○本○來○
沒○有○甚○麼○難○得○何○以○賀○鉞○白○這○們○多○年○倒○弄○不○着○一○張○呢○這○却○有○一○個○很○大○的○緣○故○賀○
鉞○白○因○知○道○私○立○大○學○的○文○憑○都○可○以○花○錢○買○來○自○從○宏○文○中○學○校○畢○業○之○後○便○進○了○
明○治○大○學○的○商○科○有○時○高○興○也○親○去○聽○聽○講○不○高○興○就○不○作○理○會○這○種○不○作○理○會○的○態○
度○也○不○祇○賀○鉞○白○一○人○凡○在○明○治○大○學○的○中○國○學○生○都○差○不○多○不○但○中○國○學○生○便○是○他○
們○日○本○人○十○個○之○中○大○約○也○有○七○八○個○把○聽○講○不○當○作○一○回○事○所○以○日○本○人○叫○明○治○大○
學○普○通○都○叫○作○飯○大○學○一○則○因○日○本○人○叫○飯○(シメ)的○字○音○和○叫○明○治○(シメ)的○字○音○

年人的一

個三不主

尊號曰聞

小氣的對

差不多一則簡直是形容明治大學的學生祇知道吃飯但是在明治大學讀書的講儘可不去聽講義却不可不去領領講義是要繳講義費和學費的大凡留學生在學問上不肯用功在吃喝嫖賭上必是很肯用功的這也不僅是留學生的公例凡是不務正業的人無不如此留銀白的惟一嗜好就是愛嫖然他一不愛嫖藝妓二不愛嫖女郎三不愛嫖賣淫專一愛偷偷摸摸的或是在甚麼劇場或是在甚麼活動寫真館遇見可愛的女子他立刻施出他那偷香竊玉的手段來成功不成功他都不問祇求挨近那女子身邊碰一碰胳膊或是聞一聞香氣他便喜不自勝的以爲是這一目的成績日本女子有一種特性凡曾在日本住過三年五載領畧過這種東洋貨滋味的大約都能知道是一種甚麼特性呢說起來好笑著書的一時也找不着一個很適當的名詞就好的這方面說法姑且算他是大方能但大方兩字的意義在這裏祇能作不小氣的對待名詞看這不小氣三字又祇限於男女交際上才適用得着日本女子因有這種特性所以對於男子的輕薄舉動看得極平常絕不像中國有禮教家庭的

只怕中國要漸漸
的學日本人樣子
了。

講中國女子所愛
與日本女子所愛
的不同。這是觀察
精密處。

日本藝妓愛相撲

女子對於男子的無禮行為毫不寬假。日本的女子無論他身分怎樣祇要他有單獨進劇場及活動寫真館的機會即帶着有給人引誘的可能性就祇怕引誘他的人資格差遠了。夠不上高攀便沒有上手的希望。但是資格儘管太差希望是沒有希望。然絕對不至因高攀不上受投梭峻拒的恥辱。正和孟子緣木求魚的比喻一般。雖不得魚無後災。至講到資格一層第一自然是天賦了。日本女人所中式的天賦比中國女人大。是不同中國女人心愛的論容貌是眉清目秀齒白唇紅論身段是中等身材不肥不瘦論性情是溫存蘊藉細膩風流論言語是輕柔清脆吹氣如蘭論學問是歌賦詩詞萬言倚馬這幾門資格都完備了。而中國女人見了不中式的祇怕也就少了。很了。日本女人所心愛的簡直可說是完全相反容貌是要濃眉大眼方口巨鼻身段是要闊背圓腰挺胸豎脊性情是要豪放不羈磊落雋爽言語是要沉雄渾厚簡切中肯學問則首重外國語言英語更是日本人所最崇拜的東西。不問男女次之則重柔道劍術相撲家。雖也有一部份女人中式祇是藝妓爲多。並且相撲家的資格不特中

家猶之中國妓女

愛武伶

這是作者研究所

得

日本人之提倡武

術

終不脫勢利兩字

國人萬不能取得就是日本人假若他不打算以相撲家終身不肯犧牲其他一切學問與事業亦斷不能取得這相撲家的資格因為相撲是日本獨有的武術中國古代雖也有相撲為戲的說法但實際上是全不相同的日本練相撲的人除鍛煉身體日與同類的人角鬥外終其身不與聞他事他們的生活全是由他人供給不能自謀供給他們生活的人多半是王侯貴族次之就是春秋兩季在東京兩國橋舉行大角鬥的買票費再政府也有相當的津貼這種人對於國家所負的義務可說是沒有然日本舉國上下何以這般尊重他呢每次大角鬥時候某人勝了某人敗了新聞紙上詳細登載的不算每次分了勝負各新聞社立刻印發號外並到處通電勝負決後不到一兩點鐘已是傳遍全國了這就是日本人提倡尚武精神的最顯明表示此外並沒有旁的用意一部份愛相撲家的女人無非是見王侯貴族的人都尊重也就學時髦跟着尊重罷了賀鉞白的資格在中國女人眼中看了縱不說如何厭惡然相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的恐怕西人中也難得一個這樣的知己這時賀鉞白的年紀已是四

形容得出

馬鹿大將之所以

出名

此譬如中國人的

罵小鬼一般

日本小孩此種地

方最是討厭

十○有○一○了○身○材○高○大○皮○膚○粗○老○兩○條○眉○毛○長○有○二○寸○寬○有○六○分○兩○眼○深○陷○却○很○有○光○芒○
望○去○就○和○懸○了○兩○盞○燈○在○山○岩○下○一○般○兩○額○也○是○高○聳○出○來○與○倒○八○字○翹○鬚○相○對○時○他○
步○行○的○時○候○晃○晃○蕩○蕩○越○是○在○矮○小○的○日○本○人○叢○中○越○顯○得○他○翹○然○挺○出○因○此○他○的○朋○
友○都○戲○呼○他○爲○將○軍○而○日○本○小○孩○則○趕○着○他○叫○馬○鹿○大○將○他○爲○這○馬○鹿○大○將○的○綽○號○還○
受○了○幾○日○牢○獄○之○災○說○起○來○又○是○可○笑○又○是○可○氣○他○初○到○日○本○的○時○候○不○懂○得○馬○鹿○大○
將○的○意○義○後○來○知○道○日○本○罵○鹿○馬○照○字○義○雖○不○過○是○罵○人○愚○蠢○然○同○一○罵○人○馬○鹿○於○語○
氣○之○間○極○有○輕○重○的○分○別○友○朋○閑○談○遇○不○滿○意○的○事○隨○口○罵○人○馬○鹿○被○罵○的○十○九○一○笑○
了○事○戀○愛○的○女○子○有○時○罵○俏○也○罵○馬○鹿○被○罵○的○更○是○欣○然○承○受○然○這○兩○字○一○在○口○角○的○
時○候○罵○將○出○來○則○被○罵○的○莫○不○認○爲○極○重○大○的○辱○罵○就○是○日○本○小○孩○趕○着○拿○馬○鹿○大○將○
四○字○叫○罵○賀○鉞○白○也○要○算○是○侮○辱○達○於○極○點○了○賀○鉞○白○不○懂○得○沒○要○緊○既○已○明○白○了○這○
輕○重○之○分○如○何○再○能○忍○受○呢○那些○小○孩○見○趕○着○叫○罵○沒○有○反○響○小○孩○心○理○便○以○爲○這○人○
真○是○個○馬○鹿○大○將○了○賀○鉞○白○每○次○出○外○趕○着○叫○罵○的○越○添○越○多○叫○罵○的○聲○音○也○就○越○多○

寫一罵字。就有各種狀態。

日本小孩喜罵中

國人。成爲習慣。

髮辨盤在帽子裏。

是調和的法子。

如此穿洋服。所以

苦惱了。

越。大。有。跳。着。罵。的。有。跑。着。罵。的。有。旋。罵。旋。笑。笑。得。喘。不。過。氣。來。的。有。恐。怕。賀。鉞。白。不。聽。見。特。地。跑。上。前。回。轉。身。來。立。住。脚。仔。細。端。詳。着。罵。的。這。些。小。孩。何。以。這。們。歡。喜。罵。他。呢。研。究。起。原。因。來。一。半。固。是。日。本。小。孩。歡。喜。罵。中。國。人。一。半。也。是。賀。鉞。白。自。尋。煩。惱。他。生。性。雖。是。愛。嫖。却。鄙。嚮。得。十。分。厲。害。他。來。日。本。的。時。候。年。紀。已。有。了。三。十。多。歲。那。時。想。將。來。學。成。歸。國。做。官。的。心。思。很。切。因。在。清。朝。不。留。髮。辨。恐。怕。在。官。場。不。能。討。巧。而。且。怕。犯。了。革。命。黨。的。嫌。疑。所。以。他。初。來。日。本。的。兩。年。中。捨。不。得。將。髮。辨。去。了。祇。是。眼。見。得。一。般。留。學。生。都。剪。了。他。心。想。獨。自。拖。着。一。條。大。辮。子。在。背。後。似。乎。有。些。不。雅。觀。於。是。就。將。頭。髮。紮。了。一。個。道。裝。的。髻。子。堆。在。頭。頂。上。偏。巧。他。的。頭。髮。又。多。又。長。無。論。如。何。盤。紮。那。髻。子。仍。有。飯。碗。粗。細。出。外。就。把。一。頂。帽。子。蓋。着。帽。頂。總。是。朝。天。凸。起。這。樣。子。已。屬。令。人。見。了。好。笑。又。他。初。穿。洋。服。以。爲。是。和。在。國。內。時。穿。體。操。衣。一。般。冬。天。氣。候。嚴。寒。操。衣。裏。面。多。有。穿。一。件。羊。皮。小。緊。身。的。他。未。動。身。來。日。本。之。前。聽。說。日。本。四。面。環。海。冬。天。極。冷。又。無。皮。衣。服。可。買。他。就。特。製。了。一。身。絲。棉。衣。褲。帶。到。日。本。來。不。論。穿。洋。服。和。服。都。把。那。身。

大概是湖州人罷。

但是如今的世界。
不通盤打算不行。

國人好穿洋服。而
不修邊幅的。真是
難看。

像象腿一般。真令
人絕倒。

絲棉衣褲塞在裏面。和服寬大塞在裏面。雖也覺得難看。但是還可勉強混過去。不至十分惹人注意。惟有塞在洋服裏面。簡直墜腫得寫不出。畫不出。形容不出。那種醜模樣。來像他這種裝束。在一般學速成法政的老先生隊裏。原不算甚麼稀奇。就因賀鏡白初來住的地方。不是那些法政先生聚居之所。日本小孩少。所見多。所怪。而他的身材又特別加大。還有一層。他既鄙陋。養成性隨便。瞧辦一樣物事。都得通盤計算。普通和服的價錢。雖比較洋服便宜。然僅能在日本穿着一回。中國就不能穿了。洋服是無論何時何地都可以穿的。所以賀鏡白的衣服。除了夏季是穿一件極輕而易舉的和服浴衣外。餘秋冬兩季的衣服。一概都是洋裝洋服。不比中國衣服。中國衣服穿的不大。熨貼不大。稱身。旁人見了。不過說這人不愛修飾衣服。不漂亮罷了。洋服若是不稱身。或是折縐太多。就得給人笑話。賀鏡白初穿洋服。那知道這些講究。更塞了一套絲棉衣褲。在內。兩腿兩膀。就和象腿的四條大腿一般。一輪一輪的。又像是圍了許多水桶。纏在上面。這種裝束。在外面走。怎能教日本小孩不趕着叫馬鹿。大將呢。當前清的時

罵豚尾奴視為等

閑惡口也是涼血

一流

罵一般人非罵個

人就不生氣了

不去煩惱絲自尋

煩惱

候留學生在日本祇要走小孩子多的地方經過多少總得聽幾句豚尾奴的惡罵當時留學生不會被罵過一次的敢說一句武斷話簡直沒有被罵的雖是覺得厭惡但趕着罵的全是未成年的小孩沒有適當懲處他們的辦法並且大多數被罵的心理很視為一句等閑的惡口一因中國人的辮髮在中國不覺顯眼在外國實也自信不甚雅觀普通留學生自己的辮髮既經除去了對於未曾除去的也和日本小孩一樣不大表示好感日本小子罵的是豚尾奴我沒有豚尾便可自己解說罵的不是我用不着我多管閑事去和他們小孩計較一因豚尾奴這種不好的名詞是罵中國一般人的並非單獨罵那一個他們要罵儘管去罵祇要不指出我的名字罵來我就裝作沒聽得免得尋煩惱還有許多初到日本的不大懂得日本話聽不出是罵他的也有就是聽懂了打算反抗和罵的爭辨一番無奈自己日本話程度聽得來的多說得來的少不知應如何爭辨才好充其量回罵一聲馬鹿也就完事了賀鉞白若是聽得罵他豚尾奴他自己摸摸頭頂上確是有一條豚尾多數沒有這條豚尾的尙且忍氣吞

日本小孩乃能上
此徽號。

身大脚長活畫出
馬鹿大將狀態來。

一場打架宛如小
鬼跌金剛。

聲的挨受他又有甚麼挨受不了呢無如那些小孩偏是對於他特別優待放着現成的豚尾奴不罵單獨揀出這一個極刺耳極惡心的馬鹿大將來罵他這四個字簡直把賀鉞白那種寫不出畫不出的醜態窮形盡相的在這四個字裏烘托出來這日追蹤跟罵的小孩一多實在把他罵得冒上火來了故意緩緩的向冷僻地方走去更裝出些馬鹿樣子逗得那些小孩越罵越得勁不知不覺的就跟着進了一條冷巷賀鉞白看了看兩頭都沒有大人一折身掉轉來就伸手去抓小孩小孩却也知道不好了也回頭拚命的跑賀鉞白身大脚長一步賽過小孩三五步自然一追就抓着了兩個其餘的都抱頭鼠竄了賀鉞白不曾生得三隻手一手抓着一個小孩想毒打他們一頓祇苦膽不出手來兩個小孩被抓料想沒有很好的待遇祇得苦着臉求饒賀鉞白那裏懂得那些求饒的日本話呢全不採理他氣忿忿的打主意看如何才能放下一個打了這個再打那個兩個小孩看賀鉞白臉色神氣沒有肯饒恕的意味臂膊又被抓得痛澈心脾同時亂揮亂叫起來兩個口裏叫的是叫救命賀鉞白也不懂得見兩

大有碰頭的機會。

日本警察慣欺負

留學生。

日本小孩慣會放

刁。

個○想○要○掙○脫○恐○怕○被○掙○脫○走○了○不○會○飽○打○一○頓○許○多○日○受○的○惡○氣○再○無○此○好○機○會○可○以○發○洩○也○來○不○及○打○主○意○了○就○把○兩○手○一○開○一○合○使○兩○個○小○孩○的○頭○碰○頭○碰○的○和○殺○豬○一○般○的○叫○救○命○賀○鉞○白○一○邊○手○裏○抓○着○人○打○碰○一○邊○口○裏○拿○中○國○話○混○帳○忘○八○蛋○的○亂○罵○正○碰○罵○得○高○興○猛○聽○得○耳○根○旁○邊○霹○靂○也○似○的○起○了○一○聲○大○吼○隨○覺○自○己○的○兩○條○胳膊○被○人○抓○住○了○待○再○碰○下○去○兩○膀○却○如○失○了○自○由○支○使○不○動○了○即○時○停○止○了○亂○罵○向○兩○邊○一○看○不○好○了○一○邊○立○着○一○個○制○服○佩○刀○的○警○察○那○兩○個○警○察○的○臉○上○賽○過○堆○了○一○層○濃○霜○四○隻○眼○睛○都○用○那○極○惡○厲○的○眼○光○釘○注○在○賀○鉞○白○臉○上○每○人○兩○手○捉○在○賀○鉞○白○一○條○胳膊○口○裏○祇○叫○快○鬆○手○放○了○小○孩○賀○鉞○白○雖○不○懂○得○是○教○他○鬆○手○但○是○到○了○這○時○分○本○也○要○放○開○手○了○兩○個○小○孩○見○有○保○護○他○們○的○警○察○來○了○即○時○各○人○雙○手○捧○住○各○人○的○頭○一○面○喊○痛○一○面○向○警○察○哭○訴○道○我○兩○個○在○這○巷○口○玩○耍○這○個○支○那○人○忽○然○拉○住○我○兩○個○說○有○話○要○和○我○兩○個○講○我○們○不○認○識○他○不○肯○同○走○他○的○力○大○拉○着○我○們○到○這○裏○來○也○沒○說○甚○麼○話○就○是○這○們○碰○打○起○來○我○們○叫○救○命○他○仍○是○碰○着○不○理○訴○完○又○哭○警○察○鼻○孔○裏○

結巴子的話如何

教人懂

日本警察身邊却

慣藏這麻索中國

警察尙未有此

有意侮辱是點醒

語

哼了一聲怒容滿面的問賀鉞白甚麼事抓着兩個小孩是這們毒打賀白鉞隨着兩
眼初上目的日本話如何能述的明白一椿事由來呢結巴子似的結了好幾句自以
爲是述明白了警察却一句也不承認是日本話知道是才來日本不久的便也懶得
多問兩人都施出那捉拏強盜的手段每人從腰間抖出一根筆管粗細的麻索來這
種麻索站街警察和便衣巡查暗行偵探等身上都帶着有一根的麻索的兩端綰好
了兩個現成的活結抖開來往犯人手腕上一套即可拉着便走不過須使用麻索的
犯人必是很重要的案子犯人有脫逃的必要才用這麻索縛了手腕以防意外若是
尋常案件誰肯脫逃增加自己的罪哩所以用不着他論賀鉞白這回的過犯絕無
逃跑之必要就是教他逃跑也未必真有這們馬鹿兩個警察何嘗不知道是用不着
麻索的人犯然兩人都絕不躊躇同時從腰間抖出那索把賀鉞白的手腕縛了無非
是有意侮辱中國人所以一人縛了還不上算一人縛住一隻手腕分左右牽扯着在
街上行走好使一般日本人看了開心可憐賀鉞白這時到日本還不上一年那裏知

魚肉久矣。

縛了麻索，走進麻布相映成趣。

悔之晚矣。

請嘗鐵窗風味。

道○日○本○的○法○律○和○習○慣○日○本○話○又○說○不○來○魚○之○肉○之○祇○得○聽○憑○那○兩○個○警○察○處○理○被○牽○扯○着○在○馬○路○上○行○走○面○子○上○自○免○不○了○有○些○覺○得○難○為○情○但○也○祇○得○把○頭○低○着○眼○着○走○了○好○一○會○才○到○了○一○處○警○察○分○署○賀○鉞○白○擡○頭○一○看○那○大○門○旁○邊○懸○一○塊○木○牌○上○寫○着○麻○布○區○警○察○署○兩○個○警○察○將○他○牽○進○署○內○不○但○不○立○時○審○訊○連○姓○名○籍○貫○都○不○問○一○聲○逕○送○到○一○間○柵○欄○門○的○房○裏○去○了○兩○手○的○蔬○索○倒○鎖○着○門○去○了○賀○鉞○白○一○看○那○房○空○空○洞○洞○的○一○些○兒○陳○設○沒○有○地○下○一○沒○有○蓆○子○二○不○是○地○板○就○是○和○馬○路○上○一○般○的○塞○門○汀○連○可○以○坐○的○一○張○凳○子○也○沒○有○心○想○這○就○是○監○牢○嗎○就○是○拘○留○所○嗎○我○犯○了○甚○麼○罪○應○受○拘○留○便○算○是○犯○了○罪○也○應○先○審○問○明○白○方○能○將○我○關○在○這○裏○呢○祇○可○恨○我○不○曾○學○過○法○律○又○不○會○說○日○本○話○祇○好○忍○受○了○這○場○羞○辱○賀○鉞○白○糊○裏○糊○塗○的○在○那○間○沒○一○些○兒○陳○設○的○房○裏○過○了○兩○日○每○日○吃○一○頓○烏○黑○鐵○硬○的○兩○片○麵○包○一○頓○粗○惡○如○砂○的○半○碗○麥○飯○再○無○一○個○人○來○理○會○他○這○種○痛○苦○也○直○夠○他○受○的○了○過○到○第○三○日○看○手○上○的○錢○已○是○十○點○多○鐘○了○還○不○見○送○黑○麵○包○進○來○肚○中○飢○餓○得○蕩○氣○迴○腸○了○心○裏○恨○道○難○道○

賀銀白最怕的是
把他餓死。所謂失
節事小。餓死事大
也。



連這一點點黑麵包都不給我充飢了。竟想就是這們將我餓死嗎。可惜我的朋友和同鄉的都不知道我關在這裏了。若是有一人知道。總得設法來救我出去。於今我關在這裏面也沒有給我傳消息出去的機會。照日本小鬼對我的情形看起來。難免不就是想這們將我餓死。我前日進來的時候。看見那兩個小孩也跟着進署來了。我當時以爲必得對審一場。我日本話雖不能說。筆談是能達意的。誰知竟一句話也不問這些沒天良。專欺負中國人的小鬼。不是存心要將我餓死在這裏嗎。賀銀白獨自是這們思想。越想越覺得自己所料不差。想到傷心之處。就忍不住哭泣起來。正用雙手掩面。靠着磚牆哭泣。忽聽得墮喇一聲嚇了一跳。不知是何物響亮。且俟下章再寫。



拿破崙之軼事

(菊高)

拿破崙之軼事。不可勝數。然率皆爲人所遙譯。不必煩余贅述矣。近見支加哥光明雜誌。Herald刊有一則。新穎可喜。不揣譾陋。譯之如左。聊以爲星期之補白。供閱者之談助耳。

拿破崙失敗後。僻居荒島。心灰意亂。神經感觸。遂得狂妄之症。時痛哭流涕。戟指申申而罵。時手舞足蹈。捧腹哈哈大笑。嘗擊桌大聲曰。我拿破崙。脫有一日恢復自由者。當殺盡世人。吾妻告予。亦決不稍予寬恕也。欲紀錄之。苦無筆紙。乃以磚屑劃土而書。字體猥媚。似出自閨中人手。殊不類其人焉。



獵人偶記 (五)

向愷然

第五章

獵時不貴人多有經驗者三五人。任獵何種異獸皆足分布集十數。或數十無經驗者於一山轉足害事。一緣責任不專一恐彈傷同伴。故人多之獵除獵雁外無多至十人者。獵雁之法有二。一晝獵。一夜獵。雁最能羣多者數萬頭。

飛則翳雲日集則蔽原野羽翼搏空之聲較百十航空機之音爲尤烈。晝獵以槍槍長大倍尋常一槍之彈能殲雁數十獵者恒十餘人。擇良於掩護之地擬槍以待浮水上者不能擊必投石使驚飛然後擊之無不紛墮水中能飛而逸者里許復集獵人從之擊如前三數。



社會百問題

一個耶教信者對於素食之

意見

篤

上期(不忍)君『素食主義』篇中引用耶穌訓人不必素食之語。查耶教典籍祇有聖經一部計分六十六卷上部三十九卷記耶穌降生以前之事名爲舊約下部二十七卷記耶穌降生後之事名爲

復雁無噍類矣。此晝獵也。夜獵則有水與陸之別。然皆不用槍。羣雁夜宿。不論水陸。必有警者。若司夜然。時引脰四顧。有異則延頸長鳴。雁皆有偶。司夜之雁則無偶之孤雁也。孤雁長鳴。羣雁即驚飛。獵人伺其旁。燃線香一束。以竹管籠之。露其穎。上下揚動。孤雁見火。輒狂鳴。獵人急納穎管中。羣雁飛起。見無警。復相將下集。集後約半炊許。獵人復舉火。孤雁復鳴。羣雁復驚飛。見又無警。則相與噪。孤若訴病。其妄者噪已復集。獵人更舉火。孤急鳴如怒。繞羣而飛。亦似甚病。羣雁貪交頸之眠者。羣不飛而四望。線香之穎既納。仍不知警之所在。乃羣起啄。孤孤不能堪。離羣而立。更見火。則作悲苦之鳴。羣舒睡。如不聞。孤知不見。信懼同。及於難遂。嚶然一聲高飛。引退。羣集於水者。獵人繫囊於腰。囊以麻爲之。其製類網。大可容三人。其口範藤爲圓畧一折。疊囊中之物。即無由出。距雁羣數十武。入水漸洄而近獵者。

新約欲親耶穌之訓誨。當然須求諸新約之中。考查新約中。並無如（不忍）所引之兩語。且關於肉食素食。耶穌從未有所主張。惟舊約中有兩段聖經。與素食主義頗有關係。摘錄如下。

創世記第一章廿九至三十節。

『上帝許福人們。說遍地結子的菜蔬。和樹上所結的果子。我全賜你們吃。至於地上走獸。空中飛鳥。和各樣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將青草賜他吃。』

必善。泗非第不能激水成聲。且不能。有激蕩之浪。但有柔靡之波。雁認爲風不之覺也。獵人近雁。一捉其足。曳入水面。納之囊。手法習練。有素。雁足入手。無有逃者。一雁得逃。羣雁皆驚逸矣。獵人若遇一雁脫手。則皆不動聲色。亟潛伏水中。羣雁盤空。下視。觀無異狀。又下集。如故。如是乎。羣就殲焉。其宿於洲渚者。則於孤雁引退後。張四面之機網。網以絲爲之。其製絕巧。雁一觸網。鮮有脫者。即脫於彼。亦復

罹於此矣。惟張機時。須人多敏捷。方不至機未全張。而羣雁驚逸也。其他之獵。皆以三四人爲率。而獵虎豹。竟有以二人爲之者。以余所見。有宋樂林者。不知其籍何許。民國七年。始率其一子來吾鄉。自構屋居山中。初不與鄉人通。慶弔一年後。方漸識諸獵戶。人無審其何以爲生者。有獵人入其居。見室中張虎豹之皮數十具。有新剝血肉未乾者。獵人駭詢所自。來宋樂林笑曰。君等業獵。乃不知虎豹之皮。

創世記第九章三節。

「凡活着的動物。都賜你們作食物。我賜你們這一切。如同賜你們菜蔬一樣。」

照以上兩段聖經看來。其第一次。准許人們只吃蔬果。其時爲純粹無罪的原始人。及第二次由人們之始祖。受魔蠱後。遞嬗至此。洪水時代。雖有挪亞之義。然人的根性。已變壞。人欲日熾。同類且相殘殺。何況其他。故人類肉食之起端。即在此時期。耶穌訓人。愛人如己。蓋

之所自來耶。諺云羊毛出自羊身。上則是虎豹之皮。當亦出自虎豹之身也。獵人曰。然則子亦業獵者乎。顧何弋獲之多也。宋微頷其首曰。凡業貴專。專者所獲自厚。吾父子專獵虎豹。是區區者。乃一年之積。君視之曰。多吾猶甚。不憊於懷也。獵人駭極而疑。因叩爲獵之狀。且請示其獵具。宋不欲。固請。乃於牀頭出鐵鍬一具。示獵人曰。是即所以獵虎豹者也。獵人視鍬大於尋常者。三之一。重可十餘斤。上黏

泥土。一如農家物。獵人怒其妄曰。是不足以殺犬豕。三歲之童。猶將知之。乃以欺我乎。宋大笑曰。吾固知君之不見信也。吾父子視虎豹。猶不若犬豕。奈何。獵人忿而出。言於諸獵者。莫不謂宋樂林誕妄。然與白石嶺對峙者。爲指尖嶺。皆爲長平二邑之大山。平日藏匿虎豹。極多。無日不傷數人。自宋樂林至。不及二年。已漸少。虎豹之跡。更不聞有傷及行人者。諸獵人亦稍稍怪之。余識獵者最多。有以獵人見

人人能互助。能相愛。然後由此仁心。推及物類。亦意中事。耶穌說教時期。統計不足三載。時以天國臨格爲念。而天國臨地。若何現狀。可以舊約以賽亞之預言。以賽亞六十五章二十五節。『狼必與羔羊同食。獅子與牛一樣吃草。蛇必以塵土爲食。』徵之。可知耶穌教雖不提倡素食。照以上聖經之意。引而申之。亦可以培養愛心。恢復原人。而主張素食也。

笑按。爲君此函。深謝盛意。不忍

宋樂林事相告者余獨深信其非。妄欲獵人爲介以謁宋獵人或忌嫉或患見慢皆不願往余乃專誠詣其居而投刺焉宋方當門織屨起迎之態殊落莫無世俗工於酬應之容觀其年約四十許軀幹短小不及中人皮膚尤黧黑黝然如漆十指瘦銳若雞爪時方九月衣青絹製之短袂頭亦以青絹裹之兩髻有長鬚露出可知其尙蓄髮也雙眉濃黑如帚目深陷睛小而光白爲赤筋布满若患火眼者形至可怖華隆而正氣宇溫雅不類野人尤不類多力能獵虎豹者遜余坐叩余姓氏且謝曰吾愧不識字余時甚悔投刺之無謂道姓名居址畢告以仰慕而專謁之誠意宋亦無撝謙之語但詢余何所業余笑應曰亦嘗讀書然非賦性所近獨喜獵耳第苦術不能高故來求指示願聞君家獵虎之法宋曰吾父子流落於此獵虎固非素習因其皮可易衣食是間又多藏此物故偶爲之今已獵將盡不日

君之所引述大概亦引創世記第九章三節所云「凡活着的動物都賜你們作食物」云云。今筠君推闡教義謂人的根性由漸變壞以至人欲日熾同類相殘可見耶穌愛人及物亦不以殘殺生命爲然筠君可謂培養愛心仁者之心願對於耶教信者廣爲宣傳亦一種福音也。

當捨此他適矣。余知其異人，初見不敢探其身世，乃曰：虎豹爲百獸中之最兇猛而多力者，君當之。不異犬羊，神勇固足驚然，所以獵之道必有足言者。君不日既將他適，安可不留此震爍今古之蹟於嚮慕者之腦海乎？言時適一壯士將茶出，年約二十，體壯碩於宋將倍之。余立爲禮，宋曰：此小兒也不敢當禮。余請其名曰乳，名能官。因語能官曰：客欲知吾獵虎之法，其取刀又來與客觀之。能官諾而退。

須臾一手執一器，出一爲三刃之叉，木柄長可四尺，又與柄相銜接處貫薄鐵餅二枚，搖之當郎作響。三尖皆不鋒利，且鏽生其上，不似可以殺虎之具。一爲奇形之刀，余生平不曾寓目者，五刃相排如扇，頁每刃長及二尺，鋒可吹毛而斷。檀木之柄大如茶杯柄，端有三鐵鏈若漁人之叉柄，刃共長八尺。余思此器誠能殺虎，但長大如此，重亦當在六十斤以上，安能揮使裕如也。余正疑慮，宋已笑謂余曰：客



(無譯)

口我說無論什麼小說都有益處。有人問道：哀情小說呢？這不過陪兩滴眼淚罷咧。我道：益處怎麼沒有？譬如說某人濫用情以致情場失意，於是閱者在情場上便謹慎些。譬如說舊家庭的父母頑固，以致釀成哀情，於是那些頑固或者有些覺悟。這豈

知此刀之用乎。曾數十虎戕於是。豈真有殺虎之神力哉。虎來自殺。矣。余答不知。並請其說。宋曰。虎有也。余初聞其說而驚疑。繼思虎之性質行動。果富膽力者。以此法獵之。實是妙不可堵。宋之言絕無欺飾也。但不審以何法能察此山有虎。而掘坑佈置以待。因質之宋。宋笑曰。有何難察。但人不之察耳。獸中以虎之鼻息最巨。其所止無林木。無風動枝葉之聲。以亂其音。浪於夜深萬籟俱寂之時。潛至類能藏虎之處。匍匐以耳貼地。凝神聽之。方里之內。但無高峯阻隔其息。則胸腹陷吾刃矣。百無一免者。吾

不是益處嗎。

□滑稽小說是尋尋開心的。很有益於身心。可是很難做。要不外於『誤』『歎』『頑』這幾個字。我最歡喜看卓呆君的滑稽小說。如今卓呆君看了我這條評論。不知以爲如何。

□偵探小說最不好。的是弄起評註來。閱者在評註中。便能看得出罪人是誰。看下去便索然無味了。還有一事要注意的。便是封面畫。若是畫一個犯案時的

音。未。有。不。入。吾。耳。者。至。其。行。步。之。聲。尤。易。察。出。落。地。柔。靡。而。沉。重。輕。捷。而。穩。實。者。非。虎。豹。之。步。而。何。哉。余。大。欽。服。曰。君。誠。善。格。物。者。矣。以。如。此。知。識。能。力。獵。虎。豹。無。惑。乎。虎。豹。之。俯。而。就。殲。也。余。別。後。十。餘。日。更。往。訪。之。則。茅。屋。三。椽。已。傾。覆。於。荒。烟。蔓。草。中。宋。樂。林。父。子。不。知。以。

何。時。他。適。何。所。矣。悵。然。神。往。者。久。之。詢。諸。獵。人。無。一。知。者。亦。無。一。注。意。及。之。者。特。誌。其。居。吾。鄉。之。蹟。並。其。姓。氏。容。態。於。此。有。心。者。倘。遇。其。人。或。不。類。余。之。無。目。而。失。之。交。臂。也。

樣子。也能。猜。得。出。罪。人。是。誰。小。說。取。的。名。也。要。注。意。我。從。前。看。見。一。部。偵。探。小。說。叫。做。『辣。女。兒』。封。面。畫。是。一。個。女。子。拿。着。一。柄。長。刀。內。容。說。是。一。個。老。人。被。刺。他。有。一。女。一。子。我。也。不。必。說。出。兇。手。是。誰。讀。者。自。然。就。明。白。了。

